

似水 流年

外 交 通 訊

目次

編輯的話

專欄

「告別領袖世代」胡志強市長談領導經驗.....	5
鄧中堅院長專訪.....	8
邱稔壤主任專訪.....	10
張京育校長專訪.....	13
如大維老師專訪.....	17
「從朴槿惠勝選看朝鮮半島安全走向」 李明教授.....	21
「傾聽自己的聲音」葉非比學姊專訪.....	26
李于彤「外交特考經驗分享」.....	30

遊子吟..... 34

梁守道「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18 次締約國大會經驗分享」.....	35
洪詩涵「韓國交換生活」.....	40
姜家雄教授及 NMUN 團隊經驗分享.....	43
張書銘「泰國交換生活」.....	46
吳柏翰「瑞典交換生活」.....	48
王洋「猴腮雷，廣州中山大學交換生專訪」.....	50
吳卓倩「來自山東大學的聲音」.....	54
張維庭「旅居美加的台灣孩子」.....	56
郝佑思「來自庫德斯坦的聲音」.....	58
「高棉情緣」陳晏梓國際志工經驗分享.....	61
「馬來西亞」鍾依吟國際志工經驗分享.....	63

遇見—外交系上活動成果分享..... 65

隊我來說—外交系隊經驗分享..... 79

外交大事記..... 86

編輯的話



似水流年，韶華易逝，去年我也參與了系刊編輯，是一個只需要完成指派任務的執編。然而一轉眼今年角色轉換，開始有人叫我學姐、開始有人向我請教一些問題；甚至還當上主編。其實我適應得不太良好，辛苦了一群夥伴們，心中實有多分愧疚。

就讀外交系之後，其實我心中還是埋著一個文字夢，只希望從今往後外交文學兩不誤，這也是我自告奮勇接下主編一職的原因。在經歷三四個月密集的撰寫、校改作業之後，大家都吃不下，我也感到很抱歉，多次覺得當初真是沒事找事。不過如果有回到過去這種事情，我必然還是要接下這份工作的。

本次系刊有許多篇專訪，每一篇專訪都是一個世界，是每一位學長姐和師長多年來的經驗跟培養許久的思考模式。聽君一席話，勝讀萬卷書。希望這一篇篇凝練了太多太多想法的專訪能夠對所有讀者都起到或多或少的幫助，編輯途中的辛苦和煩悶也都值得了。

有許多話想要說，但一切都付諸文字藏於字裡行間，感謝這次小巧玲瓏壓力倍增的系刊編輯群。最後，感謝怡萱助教的鼎力相助，沒有怡萱助教，大概就沒有這本系刊了。

主編 外交二 黃品嘉

似水流年，轉眼間來到了整個大學生活的一半。

想當初還沒踏進政大，第一次對外交系有深刻的認識，就是透過系刊。透過系刊讓我看學長姐們在做什麼、做了些什麼，看老師們希望我們做什麼、希望我們能做什麼，並審視自己未來該做什麼、能做些什麼。

於是，從那時起，系刊對我而言突然變成一種很重要的產出，我細細的看完印製出來的每篇文章、每個字，想更瞭解外交系一點，更知道自己「正在往哪個方向前進」一點。

2013 堪稱是傳承的一年，很高興今年也加入系刊編輯群，成為編撰這本重要刊物的一員。編輯群化為好幾個小組，每個小組的工作環環相扣，工作內容也許不至於焦頭爛額，但必定需要注入不少心血，採訪、寫稿、校稿……每個環節都需要謹慎小心，才能讓系刊具備充分的內在美。

而我的工作主要是美化這本刊物，讓它除了內在更具備外在美，藉此吸引細胞翻開它並閱讀它。很開心能夠執行這項任務，希望大家都可以從系刊中發現自己想要的，從中學習並發現不同的視界！

執編 外交二 郭念慈

這次參與系刊編輯，除了增加一次特別的編輯經驗外，讓我更加認識到外交系上有許多優秀的老師以及學長姊，也更開闊了我的視野。另外，特別感謝品嘉，從學期初開始就不斷構思怎樣讓系刊更有創意與內容，所有稿子更是一篇篇親自校稿修改好多次，真的非常辛苦。最後，希望看完系刊後，能夠幫助到大家對系上活動、課程、未來出路等各方面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思索！

外交二 林亞澄

因為我對採訪還滿有興趣的，所以才決定加入系刊編輯的行列，而這也是我第一次參與系刊編輯！這次很高興能夠訪問到兩位出國交換的學長，從他們的分享中我的確獲得許多不同的觀點和想法，而他們特別的經驗也點燃我想要出國交換的行動。除此之外也訪問了兩位來台灣交換的中國學生，從訪問的過程中也讓我體會到中國學生的文學素質其實不亞於台灣學生，他們不吝於把內心話分享出來，而且講得滔滔不絕啊！最後很榮幸能夠訪問到邱稔壤主任，第一次和主任對談不免有些緊張，但主任總是面帶微笑和我們分享他的求學歷程跟愛情故事，使採訪過程笑聲不斷，最後，謝謝受訪者願意撥空接受採訪，還有一直忙著撰稿的好夥伴琇媛，辛苦你了！

外交一 黃昀婷

很高興這次能參與系刊編輯，儘管中間碰到外交之夜的表演籌畫，一度讓自己忙不過來，但最後來是一一克服了。謝謝接受訪問的學長姐，希望以後自己不論是在訪問、撰稿技巧方面都能夠進步。

外交一 梁文于

當被死線追著跑的時候，很緊張；當稿件一直被退貨的時候，很挫折。但是當完成了所有的文章之後，會有滿滿的收穫還有成就感。如果沒有選擇加入，我不會知道我可能錯過了哪些經驗還有感受，我聽了許多有意義的經驗談，我學到了很多做事的方法，因為成為系刊團隊的一份子，我吸收、我成長、我改變。

外交一 洪薇薇

加入系刊真的是很新鮮的體驗，身為一名採訪組組員，在採訪的時候我真的學習到滿多東西，尤其是採訪 NMUN 團隊讓我印象很深刻，當天學長姐都很熱情，姜老師也語重心長的給了很多建議。關於系刊的心得，一言以蔽之，獲益良多。

外交一 謝宇軒

胡志強市長談領導經驗



(左為林副校長碧炤，與胡市長為同窗好友)

講者：胡志強市長

撰稿整理：洪薇薇、黃品嘉

2013年1月5日，外交系請到一位重量級系友為外交系所學子及廣大政大學生分享領導經驗，這位系友便是現任台中市長的胡志強學長。由於機會實屬難得，這次外交通訊取得了發表授權，特將胡市長演講內容記錄後整理，刊於其中，望未能參加此次講座同學們亦能自講稿中獲益良多。

「領袖可待成追憶，領導隨機可見。」只要是群居的動物，都需要領袖，這是動物的本性。然而為什麼我們會想要成為領袖？這個行為是利他還是利己？是為了權力而爭取成為領袖嗎？還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感激？地球在運轉、世界在改變，我們要向領袖說再見，被神化的領袖已經不存在了。

領袖不等於是領導。不過領袖和領導又有什麼不同呢？領袖是天生的，但領導是可以用後天培養的；領袖是完美的，但是領導不需要永遠正確，而是做正確的決定，在對的時間有對的作為；領袖是不凡的，但領導是平凡的；可以成為領袖的機會很少了，但可以掌握領導的機會很多。不要一開始就想成為一個領袖，成功的領導做久了，也許就可以成為領袖。

這次負責撰稿的工作，過程中把受訪者所說的話聽了一遍又一遍再轉化成文字，才明白原來一本系刊的完成真的不簡單，薄薄的書頁裡蘊含了多少歲月和智慧，師長和學長姐的經驗都被濃縮成精華在字句中展現，反覆咀嚼這些字句將之理解並呈現的我們，比起付出，得到的反而更多。透過撰寫，發現我們身邊的佼佼者不勝枚舉，當在求學之路感到徬徨無助，認為自己的未來模糊不清的時候，除了身體力行的勇敢追求，也請閱讀這本系刊，相似的路上，許多人用執著和努力，留下歷練和訓誡，對我們而言都彌足珍貴。

感謝品嘉學姊的指導，也感謝夥伴昀婷和 2013 全體系刊人員，讓我有機會參與系刊的製作，沒有他們，我沒有辦法完成這些文章。

外交一 張琇媛


這是我第一次編輯刊物，對我來說有一定的挑戰性，不論是想訪問的問題、進行訪問、撰寫採訪稿、以及修稿，每一件事都是我以前沒有嘗試過的，對我來說是一次難得的經驗。在參與編輯系刊的過程中，對我來說最困難的是將受訪者的答案改成一篇文章有邏輯、有條理甚至文字經過修飾的文章，每一篇採訪稿我都在死線前掙扎，但是在這些過程中我也真的學到不少，也有幸能夠採訪如張京育前校長等值得學習的對象。在採訪的過程中我了解到校長對於為學的態度、讓我能重新思考就讀大學的意義。除此之外，撰稿的過程中雖然常常碰到瓶頸，文句不順等，但是終於還是順利把所有的採訪稿完成了，真的很感動，也很感謝學姐們的包容和指導，讓我們能順利完成第一次編輯刊物的經驗。

外交一 紀珮宜

這是我第一次編輯刊物的經驗，我覺得非常特別，不管是在受訪者的言談中擷取精華，在不失原意與精到有序間尋求平衡，或是選擇好的問題，能使受訪者有感而發，分享出最多的想法，這都需要摸索和學習。這讓我覺得編系刊雖然不是原創的東西，卻也需要不少巧思，把訪問轉化成可讀耐讀的東西，真的是給了我不一樣的體驗。

另外，由於這次的主題多是我們自己感興趣的，所以訪問完也覺得收穫良多，也很期待把這些內容分享給系胞。

外交一 歐千華




領導就是要為大家解決問題，to lead is to serve. 所有的領導機會就是要為大家服務。領導的定義是什麼呢？領導就是願景，領導就是做出大家都接受的決定。領導的要件有三項：創造力、溝通力還有執行力。創造力就是提出願景的能力，這必須滿足大家的需要；溝通力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你所提出的願景並且說服大家；執行力就是說到的事情就要做到。領導的修養則有兩個：「對人有義、對事有感」，一個有感的領導者，就是有助於人的領導者。「既寬且久」則代表，寬：不可以推卸責任，要見義勇為。久：換了位置不換腦袋，領導就是要當一輩子當助人的。

領導者有必須要自我要求的十二項原則。「充實」：讓自己在每一方面都好，天下沒有無知的領導。不論是知識或常識，多看書多吸收，讓自己更有能力，但不要四處炫耀，而是在必要的時候展現，同時更要博聞廣記、察納雅言。領導是一趟困難的、辛苦的、漫長的和寂寞的旅程；「誠實」：做一個可信、可靠、可親的人，不僅自己勇敢說真話，也要鼓勵別人說真話。領導者不可以說謊，要絕對的誠實；「認真」：領導者一定要比被領導者付出更多。領導不是享福，而是付出，無論如何都要認真準備。胡市長以自己擔任前總統李登輝翻譯時，接待諾魯共和國總統以及接待國家地理雜誌記者的經驗向大家分享。胡市長說，如果翻譯甚麼都不用準備，他怎麼會知道諾魯在哪裡？使用甚麼貨幣？政府制度如何？當地最主要的輸出貨品又是什麼？而接待國家地理雜誌記者時，由於該記者是鯊魚的專家，胡市長背了將近 200 種的鯊魚名稱，然而當天的會面幾乎沒談到鯊魚。儘管可惜，不過換個角度說，只要持之以恆，認真準備應對每一個挑戰，就能在機會來臨時好好表現。



(左為外交系邱稔壤主任與市長互動)



「傾聽」：張開嘴巴前，先打開耳朵，沒有傾聽就沒有共識。不聽，就不知道別人想什麼。傾聽可以拉近距離、贏得信任還可以鼓舞人心；「溝通」：重視語言智慧、排除語言暴力，理性感性並重，但避免情緒不穩定。桑德爾說：「學習與意見相反的人對話。」溝通就是領導的鍛鍊；「創新」：不拘泥於常規，與眾不同，因為與眾不同才能夠進步。不一定要是第一名，但要追求做唯一；「領導與開會」：開會一定要準時，發言要讓人心服、口服甚至是佩服。議而不決，大家就無所適從。決而不行，就沒有執行力。會議是標竿也是鏡子，可以讓別人看見你的領導能力，也能看見你不足之處。

「利他」：自私自利的人絕對不會成功，領導就是要解決大家的問題，一定要無私無我、犧牲奉獻；「分寸」：永遠不推卸責任，也不搶功勞，把功勞歸給別人，但失敗要自己勇於承擔；「尊重」：每個人都很重要，要為別人著想，為人設想的人最受人歡迎，而受歡迎就是成功領導的基礎；「危機」：不要害怕不要逃避危機，逃避解決不了問題，而且有時候危機常常會成為轉機。當危機發生時，所有人都在注意著你如何化解危機，你就有了表現機會，這時候如果可以好好展現能力，那危機就不可怕了，領導就是可以駕馭變化並取得勝算；「分享」：安於被領導，才可以領導別人。領導不是獨裁或壟斷，而是分享與分擔。

領導絕對可以透過後天學習和養成。既然沒有與生俱來的能力，那就要比別人更努力。領導不一定要有領導魅力，而是要有親和力；但執行力又比親和力更加重要。不是每個人都希望成為領導者，不過如果你願意為別人服務、解決眾人的問題，你一定可以成為一個領導者；領導就是希望可以看見別人臉上的笑容，努力的為大家創造笑容，希望被領導者可以看見你就開心的笑著，如此而已。



(演講最後，由國際事務學院鄧中堅院長頒發感謝狀，向胡市長不吝分享致謝。)

人物專訪

鄧中堅院長專訪

訪問：洪薇薇、黃品嘉

撰稿：洪薇薇、黃品嘉



鄧中堅院長目前擔任國際事務學院院長，同時也是外交學系的教授。院長的專攻的領域為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經濟、拉丁美洲研究以及國際談判等。由於院長任期將在今年結束，故希望藉由此外交系系刊的訪問更加了解院長的人生經驗，並且從中學習院長待人處世的道理。

院長是台大外文系的學生，研究所則考上政大外研所。當談到院長所選擇的系所是否是因為有什麼特別的人生規劃時，院長笑著表示，其實計畫是趕不上變化的，人生當中有太多的事情是我們無法事先決定好的，就算有預先的設想，最終的結果也不一定相同，考上台大外文系就是一個例子。原本院長想要讀的其實是歷史系，當時只是按著分數高低選填志願，並沒有太多其他的考量，最後卻進入了外文系，而日後考上外交研究所，其實也只能說是人生中的偶然，並不是事先規劃好的。不過這一連串的偶然，也就成了讓鄧院長日後和外交系結下緣份的開端。

院長從小後就養成了良好的閱讀習慣，尤其是每日閱讀報紙。在電視機還不普及的年代，報紙是獲得資訊最主要的來源，也因此院長對於時事也相當程度的了解，進而擁有自己的看法。院長回憶小時候家裡有一套歷史地理問答卡，院長在和家中的兄弟姐妹藉由回答問題搶答的過程中，發現自己對於這方面特別的拿手，進而產生更多的興趣。院長笑稱，這也說不定成了日後他進入外交研究所的潛在原因之一。而在台大外文系的求學過程中，商用英文以及新聞英文，是院長最喜歡也是覺得日後對自己影響最深刻的兩門學科。

同時就讀過兩所台灣頂尖大學的院長，深刻的感受到兩校不一樣的校風：他個人認為台大是一所較為開放的學校，思想開放、資訊的交流十分多元；政大則是一所情感交流較為深厚的學校，充滿濃濃的人情味。

在外交所畢業之後，鄧院長先是考上了外交特考，不過其實院長心中一直是非常渴望可以再出國深造，所以也報名參加國民黨中山獎學金甄選，同時也順利的錄取了。在經過一番天人交戰後，院長決定先申請保留分發，暫緩進入外交部工作的步調，選擇到美國繼續求學。

在芝加哥求學期間，院長表示在課堂及讀書方面，他所就讀的科目都需要閱讀非常大量且廣泛的文獻，和他在台灣的求學經驗有些許不同。除了課業上的學習之外，院長覺得在國外可以遇見具備不同文化底蘊的人並進行交流，還可以對當地的社會有所觀察是非常有意義的。院長非常鼓勵同學們可以出國讀書，那樣的人生體驗，絕對會讓人畢生難忘，筆墨難以形容。在國外求學的期間，院長笑稱，他深深感受到人的潛力是無窮的，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必須要自己打理，發掘自己額外潛能也是在國外讀書的一大收穫吧。

在完成畢業論文之前，院長曾回台灣一趟。當時院長其實有機會可以直接進到外交部工作，但是院長說，如果他就這麼待下來了，那他的畢業論文是肯定永遠也寫不完了，這樣豈不是半途而廢？為了要持之以恆，圓了自己一直以來的留學夢想，院長毅然決然回到美國完成論文。而畢業返回台灣之後，院長做出了人生另一個重要的決定，那就是選擇到政大外交系教書。第一年開的課是拉丁美洲研究，他也笑著說敢來上新教授開的課的學生也很勇敢，目前教授外交系大一「社會科學量化研究」的教授——陳陸輝教授，就曾是院長的第一屆學生之一呢。

院長覺得身為教授，和同學們有良好的關係相當非常重要。在院長教學所追求的目標中，常常和同學們溝通接觸對院長而言是最為重要。因此院長過去經常與學生相約在校園中的麵包坊午後暢談，了解彼此。由於院長認為記住學生的姓名對學生而言是感受到老師的用心和關懷的最佳方式，因此院長總是會盡力的記住班上同學的姓名，甚至還會將同學們畢業後的工作加以連結記憶，有時候在研討會或是其他私人場合中，同學們對於院長記住自己名字還有工作，總是感到十分驚喜而且意外。不過隨著年紀的增加，院長笑說可以記住的名字也漸漸變少了。

儘管院長平日事務繁忙，但仍能感受到院長對於學生的關懷。尤其院長能夠從諸事纏身中抽空讓我們採訪，並且十分用心回答問題，甚至身體略有不適也不在意，令人十分感動。院長在回答問題的過程中，也透露出許多他對外交系學子們的期許，但可惜的是由於時間因素，未能與院長多做交流，十分遺憾，只好期待他日與院長於課堂上多多互動。

人物專訪

邱穩壤主任專訪



訪問：黃昀婷、張琇媛

撰稿：張琇媛

問：主任是政大外交系的學生，是我們的大學長，能不能聊聊您的求學歷程和當時的政大和外交系？

我在台北三峽出生長大，高中就讀師大附中，每天都和幾個好同學搭很久的車通勤上課。民國六十五年考上政大之後，因為當時國共關係緊繃，全國上下都充滿憂患意識，而就讀政大的我們除了擔心海峽兩岸之間的問題，還必須防範不知何時會發生的天災。前副總統蕭萬長曾經說：「政大的學生共同的回憶就是游泳逃生。」我那時聽了非常感動，以前的操場並不像現在那麼高，只要一下暴雨就會淹水甚至停課，雨下得太大，有時連山上都會淹水。我還記得大二有一天晚上我坐在走廊念書，外面突然起霧，接著下起暴雨，學長們都不以為意繼續睡覺，過了幾個小時，水開始淹進宿舍，有個同學睡覺翻身，打到了因為淹水而浮起來的臉盆，水越來越高，大家卻堅守在宿舍不肯出去，直到教官游泳過來，我們才安全脫逃。當時只會由蛙式的我雙手拿著拖鞋當浮板，好不容易才逃出宿舍。也就讀政大的蕭前副總統在淹水時游往校長室救校長，所以後來成為副總統；吳榮峰那時游到校史室搶救資料，所以後來成為政大附中的校長；而我當時只顧自己的性命安全，所以現在當系主任。

當時外交系的課程和現在差不多，也有開經濟學和政治學這幾門課。我曾經和你們一樣都是大學生，也會翹課或在上課時分心，但我認為上那麼多的課，不論吸收多少，一定要聽到最重要的那句話。舉例來說，學經濟學最重要的話就是「資源有限，欲望無窮。」還有當時的政治學教授告訴我們：「政治就像冬天想取暖的刺蝟，離太遠會孤立無援而感到寒冷，靠太近又會刺傷彼此。」這些話對當時的我乃至於現在都非常受用。

現在的政大真的活潑又熱鬧很多，以前的政大沒有後山，校舍都早早就關燈，我們並沒有像現在的政大學生有那麼多精彩的活動，那時因為李小龍電影很

流行，所以很多人加入武術或是空手道社，當時的我課餘時間就是在工程隊打工和花時間在談戀愛上面。最熱鬧的就是逢期中或期末考都要搶座位，那時的中正圖書館還未完工，我們只能在志希樓和果夫樓念書，大家的座位都擠在一起，我也是藉此跟我老婆增進感情的。

問：主任跟師母的感情很好，不知道主任跟師母是怎麼認識的呢？

我總是跟別人說我和我老婆是「同窗同行兼同房」，我們是政大同系的同學，可以說是班對。一開始我們並不熟，她在課業上總是拿第一，相較之下我就顯得普通。我太太當時在公家機關工讀，而我在工程隊打工，三不五時就會碰面才因此變的比較熟識。大二上期末搶座位時，她正好坐在我對面，念書念一念打起瞌睡，我擔心她著涼，幫她蓋上我的外套，外套上有我的名字，就此蓋起一段情緣。一直到農曆七月十五，我們倆過馬路，快紅燈了，我趁機牽起她的手往前走，那時的月亮大而圓、充滿光輝；從此我們的手就再沒有放開。

我太太一開始修習的第二外語是法文，我則是選擇西班牙文，那個時代的觀念就是學什麼樣的語言就要到相應的國家留學，我們都懷抱著各自的夢想希望能到法國和西班牙深造。而然由於交往時我對她承諾：「到巴黎的路從馬德里開始。」從說出這句話的那一刻，我不遺餘力實現這個諾言，最後也沒有讓她失望。我太太後來因為我的話而開始學習西班牙文，以政府的角度來看，我為國家培育了人才，對國家的貢獻匪淺呢。

出國留學前，我和我太太正式登記結婚，年紀輕輕到國外念書，對外國也沒多少認識，很多事情都是未知數。我岳父對我說：「你先到那邊去幾年試試，如果你過得好，便回來接她一起去，若你過得不好，也不用回來。」我在那裏過了一年，終於讓我等到她能來的那一天。那天令我印象深刻，我見到她的時候，她挽著我的手我卻認不出來，原來只是換了髮型。如果只是一點點的變化就使我認不出我最親密的人，更何況是這瞬息萬變的世界呢？

問：對於外交系的學子們，主任有沒有甚麼期許？或是有什麼話想對我們說？

我想不單只是針對外交系的學生，對所有的年輕人應該都適用這些話。之前的司法院院長賴英照曾經說過：「人的生涯無法規劃。重要的不是機會何時來到，而是在機會來臨時做好準備。」他去參加台大法律研究所的入學考試是機緣，但他考上了，就是抓住機會。決定了目標，就要用心良苦的去做，盡心盡力達成才有回味和反省的價值。所以我勉勵你們要多方嘗試，不要害怕冒險和失敗。我一生中達成了許多目標，但遇到的挫折更多，人就是要越挫越勇，並永遠懷抱樂觀和希望。「希望是最後一個可以放棄的東西」，每個人的生命都會有不同的際遇和可能，每件事情不論成功或失敗都會使你學到經驗和教訓，使你成長。

大學正是綻放青春的年紀，我鼓勵你們善用現在學校的資源，多學語言，多參加活動建立人脈，「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多一個語言多一個世界。」政大裡有很多外語學習的管道供學生們利用，活動更是不計其數，這對你們來說都是

機會，我也必須提醒你們，決定學習某一種語言之後就要專一學習，語言是需要時間慢慢進步的，一次學習太多反而會造成混淆。大學也是訓練獨立思考的里程碑，記得「不要讓別人決定我是誰，要自己走自己的路。」我一直秉持這樣的想法，我在大學時，考上外交特考是我的目標，而且我堅持考西班牙文組，因為我喜歡西班牙語，想到以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去從事自己喜歡的職業，不希望因為語言限制而讓我的道路因此被左右。期勉你們堅持自己的理想，但也不要食古不化的固執。

現在是你們步入社會的過渡期，也有很多人可能在這段時間裡遇到未來的伴侶，好的伴侶非常重要，交往要對雙方都有良好的影響。我因為和我太太交往而努力學習並出國深造；我太太因為我學習西班牙文，也對我們的未來產生決定性的結果。而畢業之後，社會上的複雜也會不同以往，「有些事你看到了不一定存在；有些事你看不到也不一定不存在。」眼見不一定能為憑，要培養洞悉及分析事情的能力，舉凡生活到國際都是如此。擁有判斷事情全局的能力，是大學過程中必修的功課，希望所有外交系的學生都能培養宏觀的視野，不要侷限自己的路，並達成自己的理想和目標。

人物專訪

張京育校長專訪

採訪者：梁文于、紀珮宜

撰寫者：梁文于



張京育博士曾任本校外交所主任、校長。在校外曾任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行政院新聞局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中華歐亞金會董事長、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評議委員等多項職位，除教學外，長期研究處理國際事務、大陸情勢與海峽兩岸事務。

問：校長過去是一位法律系的學生，以普遍的標準來看，法律確實通常是第一志願；然而校長當初為什麼要從法律系轉換跑道改念外交所呢？

其實我對於外交和國際事務相關學科產生興趣大約是在高中的時候。那時我曾經閱讀過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傳記。他以其政治和外交手腕，又透過幾次對外戰爭，終使以普魯士為中心的德意志聯邦建立起來。由於時代背景的影響，當時許多年輕人普遍懷有統一國家的夢想，我也因此受到啟發，讓我有研讀國際事務、想擔任外交官為國家效力的想法。而一開始之所以會選擇讀法律系，一方面是由於當時只有一所大學(台灣大學)設有此系，而且通常是高中畢業生應考的首選。另一方面是因為有一位正在台大法律系攻讀的學長告訴我，法律是一門理論與實務兼備的學科，從中可以培養邏輯思考的嚴謹度，將來無論是從事司法抑或從政、從商未來的展望性和發展潛力也較多，因此我當時選擇就讀台大法律系。進入大學就讀後，曾有一段短暫的迷網時期，到二年級後才真正下決心讀完學程。當時法律系同班人才濟濟、大家都很拼。大三時，我的興趣漸漸轉向國際事務，並打算報考當時國內唯一的外交研究所-政治大學，除了上法律系的國際法科目外，亦去讀政治系國際法教授所選用的教科書，另外利用時間去日間部、夜間部旁聽中國外交史、西洋外交史，積極準備考試，我很幸運地成為民國四十七年政大外交所的榜首。

問：在查找過去校長的訪問內容後，我們發現有兩件事情對您有深刻的影響，分別為哥倫比亞大學何斯曼教授的言論，以及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請問這兩起事件為什麼會給您帶來這麼大的影響？

我所獲得的中國國民黨中山獎學金(國際法與國際組織學門)期限是兩年，我原本規劃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修習一年，順便多了解聯合國的運作，

一年後到華府喬治城大學（已獲入學許可）攻讀政治，同時多了解美國政府的運作。然而此時我的人生卻有了一個很大的轉變：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一年獲得碩士學位後，我竟然成家了。因為這段婚姻，我決心要獲得博士學位才歸國服務。我就放棄到華府唸書的機會，繼續待在哥倫比亞大學並轉到政治學系，也因此我有幸能遇到講授美國外交政策的何斯曼何教授。何斯曼教授曾在課堂上和我們分享自己於古巴飛彈危機的經驗。當時，何教授在美國國務院任政策設計局局長，也因此參與了整個事件。雖然不算是真正核心的人物，教授描述他親身的經歷，讓當時因遠在台灣外交部而對此事件印象不深的我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讓我意識到—身為一個國家外交相關領域的國際事務人員，我們更應該關心國際上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及了解海外情勢和它可能對自己國家造成的影響。除此之外，我也深刻體會到在涉及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同時，一個負責的決策者所應具有的態度和責任感，以及當事者和非當事者感覺上的差異等。

至於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事發時我人在國外，當時國際人士對此事都抱持高度關注。文革的本質較特別，很長一段時間大家都摸不透其目標與原委，而長達十年其對中國大陸影響之大更是不言可喻。文革發展到高潮時，北京政府幾乎召回了所有駐外使節。「文革」不僅造成大陸內部的動亂，也影響海外華人對大陸的看法，「文革」是讓我體會到中國要走向民主、法治和人權保障，仍必須經歷一段困難的挑戰，「文革」所充斥的暴力也讓我領悟到任何社會要做改變，都應該循序漸進，而不是透過極端的手段。

問：根據資料顯示，校長您曾參加過不少學會，並擔任其中要角。校長您方才提到國家改變要循序漸進，那麼將此概念與學會做結合的話，請問您認為學會能對政治現況產生什麼樣的改變？又，學會舉行研討會、出版期刊的主要目的為何？透過這些又如何傳達訊息給現今的政治人物？

其實參與學會的人不只有學生、老師、教授或是學術界的人士，也有許多政府官員會參與各式各樣的學會，而在台灣學術界進入政府服務的也所在多有。雖然學會主要還是以彼此交流學術相關議題為主，但由於參與人員也包括許多政府官員，學術和政治會有一定的互動，也讓學會討論議題不和現實社會脫節，並將現況問題列入討論研究。舉辦研討會、出版期刊，主要目的自然是發展學術。至於可以對政治產生什麼改變，其實就是希望將我們討論出來的意見和想法能形成共識提供給輿論界和政治人物參考，儘管不一定立即施行或採用。

問：校長那個年代菁英輩出，在學生時代便已經相當優秀、憂國憂民，至今都還是國家、社會的骨幹。反觀現在的學生好像沒有像以前那樣積極？校長有甚麼看法嗎？

時代不同，關心的主題可能也會不一樣，這很難從比較的角度去講，你們這一代的生活，在我們看來要比我們當時幸福很多。當時我在學校的伙食費一個月

是120塊，但是我拿的清寒獎助金是93元，不夠的便由兼任家教的方式來補足。現在的學生多數應比我們寬裕得多，如說當代學生都不積極，我倒有不同的看法，現在很多年輕人到海外遊學打工，在國內外做義工、參與社會關懷活動，也是很頻繁的。如果大家改變想法，不只關注社會為我帶來什麼？或應給我什麼？也關注我可以為社會做什麼？我能對社會造成什麼影響？豈不是兩全其美？

多數情況下，人是自己的主宰，天無絕人之路，所以設定了目標，就不要輕易放棄，也不要指望永遠會有人保護。同學應該學會為自己負責、自力更生，自食其力是高貴的。況且你們現在的情況已經比我們好太多了。現在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以前想要知道一件事，就要去翻報紙、去圖書館找書，但是現在的學生只要上網，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找到答案。只要你想，處處都是學習的機會。你們應該珍惜把握這些機會，充實自己。在想要改變世界以前，先學會改變自己。學生的主要工作就是學習，你們要把自己變成人才，變成所謂的「績優股」，施展抱負，然後對社會做出貢獻。這是我對青年朋友最誠摯的期望。

問：我們知道校長對於兩岸關係有十分深入的研究，請問可否請校長大略分析一下現今的兩岸關係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

現在的兩岸關係跟以往相比，已經有很大的進展，情況也逐漸好轉。三十年來，大陸改革開放、台灣解除戒嚴、開放探親等，都是改善兩岸關係的關鍵。兩岸剛開始要開放交流時，確實遇到很多困難，開放後也曾經遇到兩岸關係緊張的困境，例如1995年到1996年間的飛彈危機，以及前總統陳水扁的烽火外交和公投綁大選引起的情勢緊張等。

1995、96年時，發生大陸以飛彈對準台灣的危機，我是在情況最危險的前夕被任命為陸委會的主任委員。國際國內都擔心會爆發嚴重的軍事衝突，釀成不可挽回的後果。但是所幸兩次的危機都能平安度過，未釀成大災難，2008年後，兩岸關係大幅好轉，交往大幅增加，一直到前陣子我們和大陸簽訂 ECFA，對雙方來說都是很重要的進展。再加上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密切來往協商，雙方緊張的情勢已不再，交流、合作、發展可說是兩岸關係的主流，深獲國際肯定。

但是我認為，兩岸是否能夠穩定的發展下去，最大的變數之一還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分歧。由於國內意見很難達成共識、政治情況較為複雜混亂，這為兩岸的關係帶來不穩定的因素，根據我自己的體會，只要我們堅守中華民國憲政體制、拒絕分離主義、促進兩岸交流發展，兩岸關係應可維持穩定。雙方當局現在最關心的乃是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增進人民的幸福，應該共同努力維持和平協商，盡量避免衝突，並且彼此尊重，達到互利互惠的目標。現在兩岸的關係發展迅速，發生衝突只會對雙方都帶來不必要的破壞，更會帶來東亞的動盪。基於「和則兩利，鬥則兩傷」的原則，雙方應該積極交流，提倡善治，促進「共治」。例如兩岸可以共同對毒品防治、打擊犯罪、環境保護、旅遊交流等作出統一規範；對於雙方企業的投資、市場、工作機會等，不應該設立這麼多的限制，或是刻意切斷

關係，而應該盡量開放使兩岸交流更為順暢；除此之外，若干政治人物應該對現況多加了解，積極思考什麼政策才是對雙方人民最好的出路，而非一味的製造爭端，形成對抗和猜疑，使得台灣長期處於不安狀態。

問：最後，由於校長也曾任外交系系主任，那麼可不可以請校長對現在外交系的同學說幾句話呢？

我覺得各位同學能夠進入外交學系，應該都是相當優秀，並且是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人。我很鼓勵大家參加系上或是學校舉辦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畢竟你們已經是大學生，可以自己作決定，自己作取捨。但是我更希望你們在參與課外活動時，不能忘記自己的學生身分。學生最重要的本分是學習，如同我所提到的，你們很幸運處在這樣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在一個隨處都可以學習的時代，我希望你們能夠好好利用可得的資源，隨時充實自己，在大學四年把自己變成一個有用之才。盡可能發揮自己的潛能、知識、智慧，和愛心，可說是人才的共同標準。記得有人說：「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學校就是百年樹人，也是各位將自己培養成人才的場域，讓我們共同來努力，祝福你們。

人物專訪

國務院新進教師—如大維老師

訪問：紀珮宜、梁文于

撰稿：梁文于

如大維(LORENZO DAVID JOSEPH)老師為本學期國際事務學院新進副教授，教授外交英文(一)、國際關係及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二)，本次訪問很高興能請到他來為我們談談自己和對國際事務學院、政大、台灣的想法，言談中不難發現老師對台灣學生的期許，和對政大的熱愛。

1. Why do you want to come to Taiwan and be a professor in NCCU Diplomacy?

First, my wife is here. NCCU is a very good university, so I want to teach here. Particularly diplomacy is because I'm interested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mocracy things like that.

2. Do you have plans to teach in other countries, like Japan or China before you came here? Or, have you taught in other country before?

I did apply for a job in Singapore that was associated Yale University. And that's the only place outside of Taiwan. I had an offer from Tankang (淡江) university. That was another possibility.

And, I did some work for my dissertation in India. I stayed in a high school and it had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at's the only other place I taught.

3. How do feel about Taiwan, NCCU, and the students here?

Well, I think the students here are good. They ar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the students in States. The students in States speak in class and so forth. But the students here are much more diligent. They work harder and pay attention more than they do in the States. That's good. It's just need to get students in class to speak more.



And, NCCU is good. It has a good library and the students are good. The faculty is good. I was at Tankang(淡江). It has a nice campus but I didn't get to see much. I'm going to 中山 university so I will compare next week.

4. Some people think that students here are more passive, right?

Do more speaking. Not just sort of randomly speaking, but really trying to think about the questions that are being asked. Try to apply the concepts, the terms, the explanations that are in the lectures. Because one learning theory is that if you apply the things being taught, you will remember them and understand them better rather than only writing things down. It's a learning technique. It's much more prevalent in the States and one of the things I think the University needs to do is to spread the model a little bit more here. It's interesting that in the States they are going more to the Asia model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and do a lot of tests. And in here, they going more to the American model, and they want students to talk more and being engaged in critical thinking. It's a little bit strange.

5. So, students in America do discuss academic questions after class even they don't have reports?

If they are good students, yes. If they are interested in the material, they will talk about it after class. It helps them reinforce the learning that take place in the classroom. In the States, they have something called learning communities. Thirty students all take the same classes and live in the same dorm and hav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at are associated. They all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to talk about and they are supposed to talk more about the classes and what they learned. Sometimes it works and sometimes it doesn't. Students have to be motivated and interested in doing it. If they are interested in their boyfriend, sometimes it doesn't. They have to be good students.

6. How do you feel about Taiwan? Have you been to other places in Taiwan besides Taipei? Where do you like the most?

My wife grew up in Hsinchu (新竹). And her parents are still there so we've been there. We have also been to Kaohsiung(高雄)and mountain in east a couple of time.

Taipei(台北) is good though however it is humid. On the other hand, Kaohsiung (高雄) in the winter time seems very nice. The summer time I think is too hot. I think Taipei(台北) is the one.

7. What do you want to teach us besides diplomatic English, which subject you teach now?

Well, it depends on what the department or the college needs me to do. Like, I'm teach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ich i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ut I also teach American policy, government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I also teach graduate student.

10.What do you want to learn from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in NCCU?

Different kind of students and different kind of things. I also teach things I haven't taught before li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at's kind of learning.

12. Do you have cultural shuck?

Well, students here are much more polite.

We are taught to respect our teachers and I think this is part of Confucius.

That part is good. But I want to change is have students to think more on their own. For example, on an essay question, I am not necessarily looking for a particular answer, but to show that on the question you had made an argument for yourself. I go over different theories and ask which one is the best. That's not for me to tell you, but it's for you to decide. I think in high school they said you are supposed to pick this. That's not really what I'm after. I'm after students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So you don't want us to find a correct answer, right?

For certain things, there are correct answers, like WWI started in 1914. But fo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ou have to decide which one is more persuasive and make an argument for it. Not just I like this one because I like it. Provide a reason for that.

We are trained to know which one is the correct answer, and we are afraid of making mistakes.

Well, the short answers don't say dumb things. But sometimes making a mistake is part of learning process, right? It's better to say something wrong and find a correct answer than be too afraid of saying it.

13. Do you go back to your wife's home in New Year times? When you first spend your New Year times in Taiwan, do you feel any different from America? Do you know the different meaning of the days in New Year times?

It's different. Holidays in America are Christmas and Thanksgiving. The weather is different. 拜拜 in many places. If you have a place to 拜拜 in your house, you have to do a lot of things. We also went to family temple and the temple in neighborhood. Sometimes we go to bigger one because her mom likes to 拜拜.

I did know that the day before New Year you had big dinner and next day you go 拜拜 and one day that daughters need to go to their parents' home. I not sure of what happened the next day.



(左三便是如大維老師。本圖取自 20130403 國務院訊，為義大利司法部次長 Salvatore Mazzamuto 發表「新歐盟法及對歐盟與其他國家關係之影響」(New European Law and its impact on EU rela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演講時所攝。)

來自韓國的明信片 從朴槿惠勝選

看朝鮮半島安全走向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 李明

南韓第十八任總統選舉，在去(2012)年12月19日投票，也在當天稍晚揭曉，執政黨「新世界黨」推出的候選人朴槿惠擊敗反對黨「民主統合黨」候選人文在寅，即將成為新任總統。此次韓國合格選民共計4,050萬人，共有3,070萬人投票，投票率高達75.8%，可說是施行民主化之後、第六共和歷任總統選舉投票率最高的一次。朴槿惠得票率高達51.6%，而文在寅獲得48%的選票，而此次參選人一共六位之多，可見兩方人馬動員之勤，選情之緊繃，也造成朴文二人之外其他參選人的極度邊緣化。南韓總統選舉制度為相對多數獲勝制，在朴槿惠之前，第六共和所有獲勝總統候選人皆未曾獲得過半票數支持，但朴槿惠得票率過半，確實令人刮目相看。自從1980年代趕上了第三波民主化之後，業已進入民主鞏固期的南韓，再一次證明了其民主制度的成熟。

南韓在全球事務當中已快速嶄露了頭角，它現在是全球第十三大經濟體、亞洲第四大經濟體、世界第八大貿易國，也是富國俱樂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成員。卓越的經濟成就，是令韓國人驕傲的，但南韓並非向來一帆風順。1950年至1953年爆發的韓戰，南北韓雙方合計死亡了200萬人，傷害南韓元氣至深，且韓戰是一次典型的「有限戰爭」(limited war)戰爭的結果死亡枕籍，卻無助於南北韓在戰爭結束後統一，迄今北韓依然存在，且成為南韓最大的威脅，以及破壞全球安全的火藥庫。為了因應北韓的威脅，南韓自第一任的李承晚總統開始，就以光復故國河山為己任，不過也因加強國家安全、肅清共黨份子，常容易偏離憲政而走向威權獨裁，其具體作法即是不斷修改憲法，使自己繼續適任總統，乃至成為終身執政。李承晚後來因為在1960年大選時涉及舞弊，終究遭人民唾棄遠走美國。朴正熙更以軍事政變起家，最後也想成為終身總統，不幸在1979年10月遭到暗殺。之後的全斗煥有樣學樣，也以軍事政變取得政權，惟其高壓統治、包括掀起舉世知名的光州事件血腥屠殺，多名反抗軍事統治的平民殉難，韓國民主政治因此蒙塵。直至1987年由於盧泰愚即將競選總統，他提出的「民主化宣言」開風民主開放氣之先，有助於幫他獲得選票支持，盧泰愚終於如願以償地當選總統，同時也推動了韓國民主化進程。從盧泰愚就職的1988年2月開始，史稱第六共和，是韓國的民主鞏固時期。

民主政治鞏固了，經濟的難題卻接踵而至。1997年南韓曾橫遭亞洲金融危機衝擊洗禮，但經快速重整和復甦，如今南韓擁有20,000美元以上的年國民平均所得、5,000萬人以上人口，亦即「20-50俱樂部」的國家，和英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義大利一道，享有舉世稱羨的發展成就。事實上，韓國原本充其量只能被歸類為「中型國家」，但韓國的經濟力、科技發展和文創產業、甚至政治影響力，均早已大幅擴張，所放射的力量遠遠超過原來的表象。

南韓人口稠密，四分之一人口居住在首都首爾市附近，隔著三十八度線與一個窮兵黷武的北韓近距離相望。南北韓邊界仍是世界武裝力量最集中地區，而雙方對立情緒迄未緩解。北韓過去十年內發射多次長短程彈道飛彈、引爆兩次核子裝置，南韓因此恰似蹲在火藥庫上。南韓的安全議題牽一髮而動全局，也直接關係當地強權的權力平衡、更聯繫著世界的安全。去年12月12日北韓在總統大選前發射長程彈道飛彈，正是企圖影響選舉，顯然這個地區並不平靜。

韓國選出了第一位女性總統，在韓國政治史上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在東亞民主國家當中也不多見。因此，業已脫胎換骨進入民主鞏固期的南韓，再一次證明了其民主制度的成熟，成功破解了部分韓國人原先思索的「女性適不適合擔任國家元首」的疑問，這次的總統選舉超越了「性別」因素的考量，韓國民眾向世人證明了韓國民主的成熟度。由於南韓總統選舉制度為相對多數獲勝制，在朴槿惠之前，第六共和所有獲勝總統候選人皆未曾獲得過半票數支持，但朴槿惠得票率過半，確實令人刮目相看。倘若這次南韓總統大選「男女對決」因素降低，則意識型態因素在朴文二人較量上佔有較大的空間。這次選舉可歸類為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對決、顏色的對決、在北韓政策的對決。南韓過半選民決定朴槿惠入主青瓦台，也決定了韓國未來五年的重大政策的發展。

綜觀南韓這次總統選舉，可發現幾個異於以往的特點。首先是兩大陣營的候選人實力從未如此接近過。朴槿惠出身世家，頂著其父朴正熙總統的光環，韓國人知道朴正熙對1970年代的南韓快速經濟建設有功，顯示朴槿惠出身世家，但同時朴槿惠也承擔了父親18年的獨裁罵名，因此朴槿惠有父親餘蔭但也同時承受包袱。

第二、候選人政治色彩從來沒有這麼鮮明過。朴槿惠被對手抹成舊派勢力的代表、威權統治的代言人、軍事政變的受益者、抨擊她倘若當選將難以推行民主政治。文在寅則被批判為盧武鉉政權核心人物，是左派的失意政客，盧武鉉的失政文在寅也要負擔責任等。朴槿惠要求韓國人選擇「已經準備好了的女總統」，相信她「改變世界」的承諾；文在寅則以「全新政治」為主軸，拉攏中產階級與勞工。

第三、即使二人色彩鮮明，但都表示願在內政改革上有所作為。二人都深知韓國長期以來大企業壟斷社會資源，房屋價格飆漲、民眾滿意度下滑、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安全亮起紅燈，因此二人都倡議「經濟民主化」，因此經濟民主化可謂兩人的共同政綱。經濟民主化即是增加中小企業的收益、減少政府對大企業的補貼，壓制大企業在社會資源的獨佔，使所得分配與發展機會趨於平等、並嚴厲打擊存在多年的貪腐風氣、更需增進社會福利支出。

第四、朴、文二人在對外政策相同者多，惟在北韓政策有重大差別。朴槿惠早在2002年即與金正日見面，但鑒於過去北韓動輒以武力相向，她表示不再毫無保留地對北韓示好，她堅持採取審慎的態度，要北韓在放棄核武基礎上，南韓才會與北韓進行和解談判。文在寅則嚴詞抨擊李明博政府嚴重親美的政策，認為現任南韓政府極度傷害了南北韓關係、南韓因此應該無條件地與北韓進行談判。文在寅立場當然受到北韓的歡迎，但他的激烈立場，卻可能會嚇倒韓國中間選民，倒是在北韓政策展現不卑不亢態度的朴槿惠容易獲得大眾的支持。

朴槿惠這次當選總統，證明她的成功並非僥倖。在2012年四月國會選舉中，她以改名的「新世界黨」重振了「大國黨」黨魂，贏得了席次過半的佳績，因此保守派選民對她寄以厚望，新世界黨以150席對比127席民主統合黨，有利於施行各項政策。她的特殊背景、包括雙親先後被刺，韓國保守人士及一般大眾傾向包容疼惜，並希望從她身上找到朴正熙當年為韓國經濟衝刺的身影。她被認為雍容大度，他的中英文都不錯，有多年的外交經驗，對國際事務並不陌生。

外交上，朴槿惠的保守穩健作風將受到美國等傳統盟邦的歡迎。朴槿惠當選之後，美國原先對文在寅的憂慮一掃而空。朴槿惠強調維持和美國的安保同盟關係，但必須加強與中共的經濟聯繫，並藉助中共節制北韓的黷武行為。朴槿惠也曾表示將改善與平壤關係，她可望以更大的耐心和信心，逐漸嘗試引導北韓走出國際孤立與經濟困頓，這對朝鮮半島的穩定，將具有積極的作用。朴槿惠曾在2002年訪問北韓與金正日進行密談，她算是南韓保守派當中，有北韓經驗、並且在北韓政策有可能做出調整的領導人。

朴槿惠曾在2011年秋季號的《外交事務》季刊披露她包括和北韓政策在內的外交理念。朴槿惠說，現在朝鮮半島正出現兩種矛盾「雙重現實」(dual reality)。其中之一，由於北韓的核武研發迄未遏止、南北韓對立依舊、大國在半島上的繼續爭霸、以及常出現的緊張局勢，使朝鮮半島的情勢仍然複雜。另外，南韓的傑出經濟表現，已經與快速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互相輝映。處在這樣的情勢下，朴槿惠認為南韓必須改採「信任政治」(trustpolitik)逐步和北韓來往，並呼籲亞洲主要國家透過諸如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及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等機制以共同促成這樣的努力。今(2013)年元旦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首度表示將以改善國民經濟作為未來施政的目標，並罕見地呼籲雙方應貫徹之前簽訂的共同宣言以緩和緊張關係。

金正恩的柔軟身段，並未對南北韓關係帶來較佳的期待。去年12月12日，韓國選舉前一個星期，北韓發射了「光明星三號衛星」，事實上世界公認它是一顆長程導彈，北韓固然遭到舉世的譴責，也更使原本緊張的兩韓關係雪上加霜。北韓對安理會表示極度不滿，指稱這是美國企圖「引燃對北韓的核子戰爭導火線」，平壤當局「將行使合法權利，對挑釁者的總部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武攻擊」。再者，由於美國和南韓從3月11日開始進行代號為「關鍵決斷」(Key Resolve)的一場軍事演習，北韓官方宣稱從當天起，將切斷板門店的兩韓熱線電話，且從當天起，韓戰停戰協定「淪為廢紙」，「已經到了決戰的最後關頭」，又稱「核子戰爭的烏雲籠罩在朝鮮半島的上空」，南韓軍方人士也透露，北韓黃海道多門海岸大砲砲門已經打開。

北韓的挑釁說詞，立即換來南韓的抨擊，南韓國防官員不甘示弱地表示，倘若北韓對南韓攻擊，北韓金正恩政權就是南韓將立即消滅的對象。金正恩在視察了白翎島對岸的陣地之後，北韓軍方聲稱將使鄰近北韓的白翎島陷入火海，要讓南韓及美國等敵人「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戰爭」。北韓目前已在日本海附近進行大型的海陸空聯合演習，有可能進行海上射擊並宣告當地為禁航區，也可能在黃海也設定禁航機制，並發射短程飛彈。據南韓軍方估計，其他的挑釁行為還將包括：入侵南韓在黃海的島嶼、攻擊漁船、砲擊北方限制線境內包括延坪島等接近北韓的島嶼、攻擊軍事分界線和非軍事區、以及進行網路攻擊等。

有鑒於此，朴槿惠將在與美國加強同盟關係的基礎上，建構與北京的關係，她聲稱中共與南韓的經濟和戰略的聯繫已經密不可分。多年以來，南韓政治領袖，特別是1992年和中共建交以來都強調和中共加強關係的重要性，有部分原因在於中共的市場，在韓國對外貿易上居重要地位。此外，中共對北韓的影響及節制，又是南韓安全之所繫。對於朴槿惠，中共當局也會寄予厚望。倘若南北韓關係有進展，則中共也可避免在南北韓對立當中選邊站，如此也有助於重啟六方會談。中國大陸與南韓已於2008年建立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12年1月9日李明博曾訪問中國大陸，雙方的共同關心焦點在於金正日去世以後的北韓政局和朝鮮半島安全、以及雙方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前景。胡錦濤在2012年3月26日回訪首爾時會見李明博，提及中共希望與南韓合力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加強政治和戰略互信，加強高層交往，通過相關部門的戰略對話等機制，就共同關心的雙邊和國際及地區重大問題加強溝通，坦誠相待、增進瞭解，擴大共識，相互照顧對方關切，牢牢把握兩國友好合作大方向。第二、是擴大兩國務實合作，並寄望於2015年將雙邊貿易額提升至3000億美元。雙方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確保各自經濟和雙邊經貿合作平穩健康發展，並加快推進中韓自由貿易區建設。第三、是改善兩國關係的民意基礎。充分利用中韓友好交流年（2012年）、韓國訪問年、麗水世博會等契機，舉辦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活動，加強媒體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相互瞭解和友好感情等。

日本與南韓有多年的歷史情仇，更有現在的獨島之爭，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在釣魚台議題上固然與中共相持不下，進而宣布「尖閣群島（即釣魚台島）國有化」，但獨島則始終在南韓的控制之下。2012年8月初李明博曾登陸獨島，引發日本的強烈抗議，不過卻提振了李明博原先低迷支持率。朴槿惠勝選之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則派遣特使團赴韓拜會。朴槿惠在會見日方代表團時表示，日本與韓國兩國應正確看待歷史，並追求一個和解與合作的未來，共同促進東北亞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繁榮。所稱的「正確看待歷史」，指的是日本應承認在侵略朝鮮半島時的不當行為，包括強徵朝鮮婦女當作「慰安婦」等，但日本認為前首相村山富市已在1995年發表談話時已承認錯誤。獨島的議題似是持續發燒發熱，雖然安倍政府將不會以獨島議題使日韓關係持續惡化，但日本與南韓關於獨島領土之爭可望仍將持續，顯然是日韓增進關係的一大障礙。

2012年11月中共召開了18大，12月日本與南韓也選出了國家領導人，2013年3月中共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與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俗稱「兩會」）之後，習近平與李克強合體的「習李體制」已經完全到位。2012年年初以來亞洲政治領導人更迭與政權轉移，終於以韓國總統大選的結束做為收尾。2013年1月倫敦出版的《經濟學人》曾做出評論，認為東北亞各國居然同時出現類似「世襲」的政局：放眼望去，日本、南韓、中共、北韓等全都由前領導人的子女或孫輩當家。基於當前東北亞的緊張局面，植基於歷史上的競爭關係，因此所潛藏的意義尤其詭譎。

南韓外交通商部所屬國立外交院在2013年1月提出的一份報告也指出，東北亞各國最近出現領導人更迭和權力轉移的變化、各國對於如何因應北韓議題發生爭執和猶疑、北韓不理會國際呼籲和制裁更執意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以及包含南韓在內的多國為領土領海爭議出現的過激民族主義，都使朝鮮半島及其周邊充滿挑戰和不確定性，他們認為朴槿惠面臨的將是一個非常動盪不安的東北亞。

東北亞各國所關注的「中國崛起」效應正在逐年擴大，但燃眉之急還是北韓的核武發展與試射飛彈問題。蓋中共的崛起成為威脅仍還有一段時間，且中共也常以擔任負責任的大國自居，邇來外交行為屢有節制，惟北韓卻仍是百無禁忌，並肆行冒險主義行徑與戰爭邊緣政策，這是朴槿惠未來五年亟需解決或因應的難題。以韓國的立場而言，這樣動盪不安的東北亞，似乎正在要考驗朴槿惠政府的智慧，而從宏觀的視角看來，東北亞的安全繁榮與否，並非僅止於朴槿惠個人的責任，也非她一人所可扭轉乾坤。東北亞國家的其他領導人在此關鍵時刻，正要共同承擔此地局勢發展成敗的責任。

傾聽 你自己

葉 非 比 學 姊 專 訪



訪問與攝影：黃品嘉、余萱軒
整理：黃品嘉、林宜蓁、洪宇亭

學姐目前為中華民國駐印度尼西亞副代表（公使級），外交系刊這次相當幸運，能夠在學姐還未前往印尼就任時便至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訪問時任主任秘書的學姐。

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是外交部中培訓人員的部門，負責中央各部會駐外人員的職前教育及外交部的在職訓練。非比學姐在訪問的過程當中給了我們很多不一樣的概念，而這些概念又是非常貼近實際的外交人員訓練過程與外交系學子的。在言談間，許多困擾我已久的問題變豁然開朗了起來。

問：請問學姐為什麼會選擇外交系呢？那麼又是甚麼原因讓學姐堅持在這條路走下去呢？

我從小就是一個好奇寶寶，對世界上的事情非常感興趣，特別是關於人跟人的互動、關於國跟國的互動，於是考大學的時候我就在我的志願卡中也填了外交系。儘管我一直相當喜愛文學、藝術、音樂領域，但由於考試分組制度上面的變化與某些機緣，我便還是來到外交系，也覺得外交應該是一個好的科系與工作選擇。

那什麼是一個外交人員？外交人員是台灣跟世界的橋樑、是台灣的代言人。當然外交也是一個關於「可能」的藝術，外交是多元的、是一個有機體、是不斷在變化、具動態性的。要能堅持在一個行業中長長久久，就必須將志業跟興趣結合，擁有源源不斷的熱情，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而當然在這一路上，大學的一些經歷其實對我有很多的啟發。比如說到夏威夷參加YMCA的國際青年營、到韓國參加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青年營等，這些都給我相當大的啟發。在這期間我發現其實青年也可以代表台灣、

為國家做一些事情。當然這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理想，小一點，以我個人來說，因為我很重視人跟人的關係，我認為外交是一個「人」的工作，所以對我來說我會覺得很有興趣、會覺得這是一個能讓我發揮的領域。或許我覺得我的天賦跟天命就是要做跟人有關的工作。

這中間我有轉到陸委會跟國安會服務。其實不管是兩岸、國安外交，其實都是互相關聯的。都是需要有冷靜的頭腦、研析判斷能力，當然還是要有一顆熱情的心。所以其實並不是所有的人就非要走外交這條路不可，而是你怎麼樣準備好你自己，然後去接受更大的挑戰。

問：在學姐進入外交官部門實踐所學之後，有沒有發現什麼跟想像中不一樣的地方？

基本上書本跟現實是光譜的兩端。這不是說他們毫無關聯，而是說書本的知識是基礎、是地基。外交是甚麼？外交應該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所以它其實是由很多知識綜合在一起，而這些知識只是要讓你準備好你自己。但等你到了職場上，你會發現職場上是一個全新的環境，你每天都在學新的東西。很多人會感覺書本跟職場上是完完全全兩回事，然而其實他們都忽略掉當初你吸收到的這些知能、那些基礎，在某一個角度上還是有幫助的。

不過我必須要說，真正開始工作以後，更重要的是人際互動的能力、判斷的能力，跟思考的能力。所有的知識都是可以再更新的、再累積的。國際情勢瞬息萬變，我們必須要有新的體會跟新的瞭解，然而就因為我們擁有了那些基本功，整個知識才能夠再架構上去。這就是外交系同學的優勢。因為外交系學生本來就在這個領域裡面，所以我們獲得的國關知能是比別人多的。也就是說，外交系的學生比別人多了更多年的時間好好準備自己。

當然因為主觀客觀的環境，我國的外交處境可能遭逢些許限制，比如說我們不能有一般正常的外交的交往，在拓展跟無邦交國的關係有很多的障礙。曾經有人說，中華民國的外交官是全世界最艱難的角色。可是就是因為它艱難，所以當你創造出無限的可能性的時候那種成就感跟喜悅，也是無與倫比的，這不是其他擁有正常外交關係的國家能夠體會的。

那麼是否有力有未怠的情況，其實在所有的職場都一樣。也就是說，職場也是一個有機體，融合了多種因素。外交部有很多部門，可能你到了事務的單位，你對堂堂外交官從事事務工作感到不平，但一個外交人員他本來就應該要具備所有知能，一般基層應該瞭解的事情，如果能夠去了解的話其實對自己是好的。所以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自己心態。讓自己心中的這個使命跟熱情的火不要熄，那不管在什麼環境，你都可以往前走。

問：學姐在培訓的期間有沒有發現甚麼樣的人才適合當外交官呢？而這期間內的有沒有甚麼心得呢？

美國國務院的外交人員特質有十三項，包括：沉著、文化適應力、歷練與熱誠、資訊整合跟分析的能力、主動與領導能力、判斷力、公允與正直、口語溝通能力、策劃與組織、量化分析、解決問題、團隊精神與寫作。我自己覺得獨立自主、溝通協調、人脈建立、壓力管理、求知欲、主動積極、冒險精神、使命感、有應變性，這些也都非常重要。這一些特質可能是天生的，可是也有可能後天可以繼續加強。做為一個外交人員，心理的韌性跟強度，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女性適不適合擔任外交官呢？我自己覺得從事外交工作與性別無關。目前部裡也有很多女性同仁，不管是誰，進來就是要有一個覺悟：你願意被派到世界任何地方，不因為你是女性的身份，就能夠享有甚麼特權。在正常的職位上，千萬不要自認為說女性就有什麼特權、就可以不做粗重的事、就可以不開車、就可以不怎麼樣。如果你抱著這個心態，那還是不要考慮從事外交方面工作吧。

我目前服務的部門：外交與國際事務學院，簡稱 MOFA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我們就是「魔法」學校，所以要透過我們這個學校的魔法，讓學員打下很好的基礎，引導啟發學員。當然我們學院有其他的工作，比如說：在職訓練、政策研究、國際交流等等，這些都是另外的業務。就培訓學員來說，在這幾十年來，有時候是因為任務的需求或當時的環境，在平均一年一期的培訓中三個禮拜就結束了，有的是四個月、有的是六個月。不過這些年比較穩定，基本上就是六個月的時間，這之中會有一個月是在部裡實習。我們也創立了輔導員制度，讓資深的大使代表一組一組帶著學員進行經驗傳承。也設計一些活動、演練，讓學員們從其中不斷的成長。其他時間就是教授關於各國、我國的政策以及關係跟互動，還有很多國際禮儀、外交事務等的基本功。

這些年，外交系的學弟妹都會有一定比例考上來，我發現外交系的學弟妹表現都蠻好，因為他們前面已經累積了很多的知識，所以他們的觀念的確比較強。儘管不能武斷地說每一位，但是比例上來講，學弟妹們對於外交事務、國際關係與國際事務的掌握度、理解力、判斷力，的確表現較為優秀。不過當學員進來接受培訓，並不是培訓結束就一切就結束了，培訓節數其實才是開始。如果沒有運用自己的優勢跟培訓期間所學的知能，可能只能庸庸碌碌不知道自己未來的方向又浪費時間精力。

問：請學姐給我們鼓勵吧！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可以成就一番事情、成就一番不一樣的事情。可是如果連自己要做甚麼都不知道呢？沒有關係，目標儘管很重要，可是目標可能會變，對吧？或者人生走到這個點上，又做出不同的抉擇，這沒有關係。最後我們終會找到真正喜歡的事情，如果剛好那是我們的工作，那是最好。如果說你是人云亦云、迷迷糊糊庸庸碌碌，其實傷害的只是你自己而已。

其實真的不一定只有進外交部這一途，真的不一定。就像我們班，有人後來變成記者啊，從商啊，學者啊，都各自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後來也看到一些學弟妹竟然跳肚皮舞啦，全國攀岩冠軍啦，各式各樣的都有。所以真的是找到自己的天賦跟天命。很多事情是會轉動的。準備好妳自己，四年一下子就過去了，這四年怎麼準備你自己？主動讓自己成為一個又深又廣的人，而不是被動地等待他人給予。透過許多種不同的體驗，使自己的心志強韌，免於被挫折擊垮，並且創造各式各樣的可能性，成為一個成熟的人。等到你成為一個內心強韌又成熟的人，就更容易聽到自己心中的聲音，不是別人、不是父母、不是朋友左右你，是你傾聽內心的聲音，才能成為一個勇敢而自由的人。當然對於想要走外交這條路的人來說，需要做更多的準備：培養自己成為一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地球人要知道地球事。

除此之外，我還是要強調：找到自己的興趣。你不可能只讀國際關係。你是個怎麼樣的人呢？人家怎麼看你？當你跟國外的人互動，他可能與你分享他去坐熱氣球、去環鄉越野跑步的經驗，而你呢？你說不出一些讓你成為更完整的一個人那些事情。除了讀書，你還有沒有其他更深的興趣？你們想要在世界留下什麼？大學時代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這四年要怎麼用？有哪些目標？其實外交特考不是這麼好考。盡全力考第一次卻沒有考上，有沒有能力再承受第二年？如果再承受一年，又名落孫山，換個角度想，或許人生可以有其他的想法。這些都是生命的歷程，不是每一個同學的內在性格或外在環境都適合從事外交工作。

最後我還是要說，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可能的。不要因為先入為主覺得難，就不敢去試不敢去作。做一個勇敢而自由的人。聖經上面有兩句話，分享給大家：「在曠野中開道路，在沙漠中開江河」希望大家能夠在你認為不可能的情況下，還是努力去闖。



李于彤

外交特考經驗分享



採訪人：曾郁祺

撰稿者：歐千華

李于彤學姊考取 101 年度外交領事人員英文組，目前延訓，攻讀於政大外交所且擔任國際關係課程之助教。

請問學姊為什麼當初想念外交系？

其實我一開始是想念藝術相關科系，可是我念的是普通高中，不是美術班，術科方面就比較困難，選擇也較少。因此我想既然這樣，那就改選其他有興趣的科系，例如外交或新聞，我覺得比較富有變化，且具有挑戰性，也可以有更多和人群接觸的機會，而這些正是我所想要的。

請問學姊在大學四年的求學歷程？

大一時，因為剛脫離不斷考試的中學時期，來到大學這個豐富精采的場域，所以我熱衷地投入許多多采多姿的課外活動，像是系上活動或是社團活動，我都積極地參加，除了覺得很有趣之外，也從中學到很多。以社團活動為例，我當時參加了一個服務性社團「創知網」，內容主要是利用網路，以遠距離的方式念故事和新聞給偏鄉的小朋友聽，寒假時也有實地前往宜蘭國小的行程，親自到當地教他們做繪本或上課，是一個比較少人知道，但是非常特別的服務社團。

到了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我經由座談會得知了和平營的訊息，於是決定到亞齊去當志工。當時的背景是，亞齊與印尼之間由於獨立運動而死傷慘重，最後在南亞大海嘯後，因為雙方都損失慘重，以重建為第一考量的情況下，決定和解。但是亞齊仍有不少較為激進的反動勢力，我們和平營志工的工作就是去當地倡導和平的重要。

大二的時候，我的重心主要是擺在系上活動，大一剛看完學長姐們辦的活動，玩得很盡興，也從中學到不少經驗，大二後成為系上的新主力，自然就輪到我們操辦。

升上大三後，系上的科目開始變得比較專業，也比較容易發現自己有興趣、想要鑽研的領域，從而確立自己的走向。因為外交系大一大二其實學得都比較廣，剛開始大家會有點摸不著頭緒，不確定外交系到底希望我們學些什麼，也不太了解自己比較擅長或是喜歡的領域。到了大三就有像是區域研究、國際關係、國際公法等等的課程，逐漸會明白外交系的全貌，也慢慢發覺這些的確是自己感興趣、並且想要學習的東西。除此之外，大三比起之前，多了許多自己選修的課，因為都是自己自發性想修習的課程，覺得學習上比以往更有樂趣，也做得比較好。

由於我對人權的議題頗有興趣，因此三升四的暑假我參加了台灣人權促進會。那是政大第三部門研究中心開的課程「青年公益論壇」，可以選為服務課，上課滿一學年後，就會提供學生到台灣 NGO 實習的機會。這堂課每個禮拜都有關於 NGO 不同議題的講座，如人權、同志等，可以學到很多面向中不同的東西。因為研究中心和這些 NGO 都有聯繫，所以就可以利用這個管道，去各個單位實習。

最後，我利用大四那一年出國交換，去了歐洲的列支敦士登，它是一個位於瑞士和奧地利之間的小國家，當初因為大三時有修德文課，所以想去德語系國家，而列支敦士登就是講德文的，沒想到到了當地才發現，他們都講瑞士式的德文，其實聽不太懂，所以我那一年都講英文，但基本上還是個很難忘的留學體驗。至於我在國外修的，則大都是商學院的課，因為我想要多多涉獵另一個領域的東西，不過選課方向仍然是比較偏國際化的，像是國際金融、國際貿易等，同時也可以善用自己三年來學到的專業，和既有知識相印證。

請問學姊是何時開始準備交換事宜的呢？

我是三年級的時候決定出國當交換生的，因為我是在三年級時修德文，所以我從大三上開始準備一些考試需要的資料，並且報考三年級上學期升下學期的托福，取得出國必須要達到的分數。其實學弟妹如果很早就立定了出國交換的志向，當然是越早準備越好，除了時間比較寬裕外，畢竟交換還要看學生的班排名和成績，如果從大一大二就開始經營，相信到時候一定可以拿出很好的成績單，也可以有更多的選擇，順利申請到自己嚮往許久的國家。

所以學姊是從一開始就想要考外交特考嗎？

其實我一開始進外交系，是因為符合自己的興趣，並沒有想過考外交特考的問題，我真正確定要考外交特考是在大四交換回來之後。所以我利用畢業後那一整年，致力於準備研究所考試以及外交特考。

我覺得考外交特考沒有大家想得那麼艱難，只要想要、下定決心去努力就可以辦到。像我以前的功課也不算是很優秀，大一大二時因為還不清楚自己的目標，而且課業上和高中學到的知識也差很多，所以不太能適應，也沒有甚麼動力，比

較多的精力是放在課外活動上，但同樣也學習到不少東西。大三之後選的都是我自己想上的課，所以讀得很開心，也自然比較出色，對外交系也開始有了真正的理解，所以篤定自己要朝這方面發展，像這樣思考和了解後，再立定目標，也比較有衝勁。

希望可以請學姐分享一下外交特考的內容，還有學姊主要都是怎麼準備的？

外交特考主要分成兩階段考試，第一階段總共三天，只要報考都可以參加。筆試分為英文、國文、國際關係、國際公法、比較政治、憲法、國際經濟還有外交史八科。在這些科目中，國文、英文是累積的，所以從平常開始就要一點一滴地去培植實力，像是看看雜誌、報紙，只要多多接觸，相信到時候也不會顯的那麼生疏，至於其他的科目，因為我們從大一開始就有在上課，只要課堂上有努力學會那些概念，考試時複習起來也會容易許多。

最後一天則是口試，它是依據報考的語種，用外文進行口試，考試形式是一個人面對兩個考官，一個是官方人士、一個則是學術界人士，時間大約是十幾分鐘，在這段時間裡，考官會問考生有關於個人的問題和一些專業問題。例如個人問題就會問一些關於個人觀點，或是志趣的問題。例如：到目前為止遇到最大的挫折是什麼？為什麼想當外交官？覺得自己跟哪個偉人很相似等的問題，由於會依據考生的經歷來提問，當然也會要求考生自我介紹；至於專業問題則分成兩種：實務型的問題還有理論型的問題，舉例像是關於國家外交政策或環境，以及國際趨勢等。

這兩種考試的估分，分別是筆試 40%，口試和英文筆試 60%。基本上口說能力和語言能力是佔很重要的，所以有志於此的學弟妹平時一定要多多注意。

第一試通過後就可以進入第二試，第二階段是集體口試，有四個考官面對四個考生，在八十分鐘內以中文和考官進行問答，考試方式則是由考官決定，如搶答、指定、一問一答等。第二階段主要是看大家的反應能力，會有被考官打斷的情況，或是突然有情境題等，在面臨這些狀況時都要從容以對，畢竟未來在外交的工作場域上，這些都是真實會發生的事，所以要多注意說話的技巧和溝通能力，這才是考官所在意的。在這部分，我覺得組讀書會彼此討論練習，能更有效的掌握節奏，或是善用學長姐的資源也不失為一個好辦法，藉由考古題或是前輩們的應試經驗，可以幫助自己抓到一個特定的準備方向，在考場上也較有心理準備。

在領事人員考試的八科中，主要都是外交系課程會上的東西，自然比起外系會更有優勢，所以不一定要補習。雖然我那時候是有補習的，除了及早熟悉考試科目外，主要的目的是給自己一個約束力，也可以知道自己的進度不致於慌張，但其實在補習班，只要挑自己不熟悉的科目就好了，其他時間用來自己念書會更有效率，也可以偶爾去聽一下測驗自己的理解程度。

學姊為何同時考研究所和外特？

由於政大的教學是理論結合實務，不同於台大政治國關組是比較偏向理論，所以政大研究所考的方向與外特很相似，範圍也多有重疊，我想，自己既然專精於這個領域的，就想要檢測自己學到了多少，也能在考外特上多點信心，重要的是，我也對外交研究所抱有興趣。我覺得不要純然把研究所當跳板或測試，像是政大就只有正取沒有備取，除非自己有攻讀研究所的打算，否則會佔掉真正想讀的人的機會。

學姊現在是國際關係課程的助教，為何當初會想應徵助教呢？

因為不想要讓自己和外交系的學業脫節，更何況國際情勢是日新月異的，想要跟上趨勢，就要繼續和這個領域有所接觸。藉由擔任國際關係的助教，可以和同學們教學相長，在備課或帶討論課的過程中，可以督促自己在學術上繼續努力，不要因為考取外特就有所懈怠。當然也因為和姜老師的感情不錯，所以覺得當老師的助教是個很好的選擇。

請問學姊最初為何想當外交官？

我其實不是為了豐厚薪水或是名譽而想當外交官，而是我覺得這是一個能夠服務人群的工作。其實我最想要的是在 NGO 裡工作，但後來覺得無論是在 NGO 工作或在國家機構工作，都是為了人，當上外交官後更是為了國家去爭取努力，所以我覺得自己不一定要去那些過得很安逸的國家，無論是到亞太或非洲國家我都可以，但是當然，若說到談判、資訊收集的能力，並且能豐富自己歷練的，還是要駐美比較能夠成長，也更有機會接觸其他不同領域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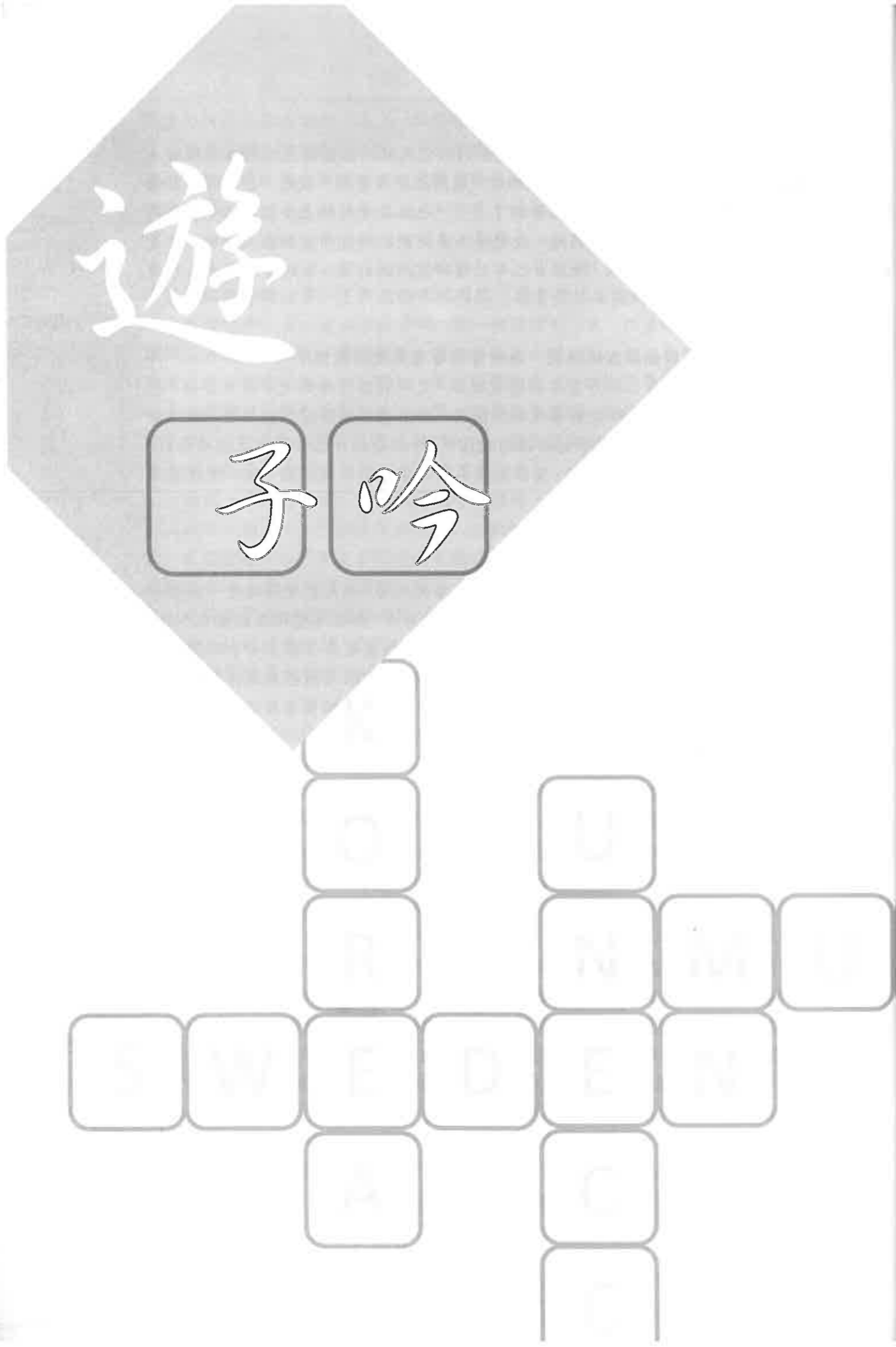
學姐對自己的未來規劃？

未來最想要當駐外人員。但由於外交特考對於攻讀碩士的學生可以保留三年，所以目前我的狀態是先延訓，預計先在研究所攻讀，等拿到碩士學位，再進入外交部工作，畢竟這些知識都是些我喜歡的東西，希望能得到更深一點的知識，並且在好好的完成學業後，再開始我的職涯。

最後，有沒有話想要對學弟妹說？

我認為人應該要做自己真心喜歡的事情，這樣於人於己都是有益的，既可以滿足自己的志趣，也可以更好的為他人或社會服務。我想送學弟妹們一句話：「人這一輩子只年輕一次，但卻永遠記得。」人年輕的時候就是要去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多去嘗試，像是系上活動就很多采多姿，我自己大學時就參加過 NUMN、ICONS 等，我發現能夠以不同國家的立場，對不同議題去討論，都是些很新奇的經驗。

另外還有擔任志工、出國交換等等，這些另類的嘗試都將會成為未來的資本，並且有助於培養與人溝通相處的能力，無論未來要做些什麼，我相信這些都是很



梁守道CCC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第 18 次締約國大會經驗分享



採訪人：曾郁祺
撰稿者：歐千華

梁守道學長曾參與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16、17、18 屆締約國大會。

會議背景：

現今由於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極端氣候導致種種災害，人們對於氣候變遷的應對已是刻不容緩，這也考驗著國際間如何捐棄歧見，在協議與共識的基礎下，合力降低全球的總碳排放量，守護住全球氣候的最後一道防線。為了達到此一目標，「京都議定書」於 1997 年開放各國簽署，而 2002 年俄羅斯簽署後，使得簽署國碳排放量超過世界總排放量的 55%，啟動了京都議定書之生效。於是 2005 年京都議定書的第一承諾期生效，各國也開始朝向所訂定出之具體溫室氣體減量規範和目標而努力。

由於「京都議定書」的生效時間於 2012 期滿，國際上急待一個新的溫室氣體減量時程，因此，在 2005 年第一次京都議定書的締約國大會上，延長京都議定書的共識就已經形成；到 2007 年峇厘島舉行的氣候會議上，開始討論後京都議定書的減碳框架，以期在第一承諾期結束後，全球的減碳工作能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因此，依照「峇厘島路線圖」，新的減量時程預計在 2009 年完成。

因此國際社會對 2009 年在哥本哈根的氣候變遷會議寄予厚望，然而，由於金融海嘯的影響，全球經濟的普遍衰退，使得大環境不如公約簽署初期，也就是在 1992 里約地球高峰會草創之時。那時國際環境的氣氛是樂觀的，氣候變遷公約的框架也變得容易推行，而現在的背景則反之。

再者 2009 年哥本哈根會議的之失敗，也在於丹麥急於建立歷史性角色。片面和歐洲國家達成「丹麥版」草案，此舉也使得發展中國家、非洲國家和小島國家等不滿，咸認為此約定的決議過程不透明不公開，嚴重傷害國際互信，因此不願承認此丹麥版文件。

接著，於 2010 年墨西哥坎昆及 2011 年南非德班召開的氣候會議，雖沒有達成具法律約束性之新承諾，但各國已重拾合作的態度，同意將「京都議定書」的第一承諾期從 2012 年底延長至 2019 年底，而第二承諾期預計於 2020 年初開始，並共同為了達成新的氣候協定而努力。也因此，今年於卡達杜哈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18 次締約國會大會」，將是重啟合作的關鍵，因此深受各界矚目。

學長一開始為何想要參加氣候變遷會議？

我從大學開始參加模擬聯合國，然而這些模擬會議的經驗，仍讓我覺得不滿足，由於模聯是一種角色扮演，它的限制就是：花了許多時間做出來的成果，其實不太有人會去看結果，缺乏真實世界的價值，對於一些待改善的議題也沒有真正的行動。於是，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跳脫模擬的心情，進入現實世界去觀察，並且真的對聯合國以及這個世界有一點不同角度的改變和觀察。

我在碩一的時候，跟著姜家雄老師去 AMUN，同時外交系也有出另一團去哥本哈根的氣候會議，是由李河清老師帶隊參加，我當時對這個感到更有興趣，也很渴望能夠參與。畢竟我以前在模聯時，也曾經討論過後京都議定書的訂定方向，對氣候變遷會議的簽定歷程已經有很多的了解，另外，我在氣候議題上也拿到過會議的最佳代表，所以我對這其實並不陌生。

略提一下，我在之前的模聯代表的國家是馬拉威，它是個位於撒哈拉以南的貧窮負債國。這樣的國家沒有甚麼碳排放量，卻在極端氣候的威脅下，乾旱、水災頻傳，甚至是鬧飢荒，他們不是氣候變遷的兇手，卻淪為第一線的犧牲者，並且根本沒有資金和餘裕去面對這一切，這是我對他們的定位與理解。由於我基於一個窮國、受災國的發言受到肯定，對決議文也頗有貢獻，因而成為最佳代表。

隔年，我積極投入李老師的課堂研究學習，在經過甄選後，有幸被老師選入團隊出國開會。很感謝老師願意花時間與心力帶他的研究生去。

學長去過許多次氣候變遷會議，請簡述一下各個會議的情形？

在 2010 墨西哥坎昆那年，是我首次跟著老師出隊去氣候變遷會議，那時候我們透過課外活動組、國務院及外交部的管道申請補助，但是資金上還是有點不足，再加上提倡節能減碳的緣故，因此我們入住青年旅社，體驗到很不一樣的互動文化，也遇到了許多不同的人，像我們就結識清大團的青年，他們很早就關注這個會議，從以前靠老師帶團，到現在由學長姐帶領，持續參與各屆的氣候會議，算是很有熱忱的一群人。除此之外，我們甚至還碰到一個參與會議的美國人打算以單車環南美洲呢！

而 2011 南非德班的會議，可說是認識最多人的一年，因為我們投宿的青年旅舍既經濟實惠又離主場較近，所以世界各地積極的年輕人都會聚集在那邊，也由此認識了很多投契的年輕人，並且一起出入會場、一起活動，很多朋友到現在都還有聯絡，並且這一次也和剛才提到的清大團合作，相約一起遊行等等。

再來說說今年卡達杜哈的氣候變遷會議，因為我今年的目標除了持續追蹤環保議題外，更希望進一步觀察青年 NGO 的各項運作，所以這是我待的最久的一次會議。這兩周內，我參與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18 次締約國會大會，包含了其他的周邊會議，以及官方會議前的氣候青年大會。

青年大會的功能就是讓各國的青年和青年團 NGO 可以有更深的認識，以利後續活動的合作，並在追蹤各會議結果時能彼此互助。大會開始後，許多有經驗的青年 NGO 每天做出場內報告書供大家參考，在場內場外也同步進行著許多討論，氣氛熱烈。

我在參加過那幾天的會議下來，感覺到的就是其實在這個氣候變遷的議題上，其實是甚麼樣國家或政治情況並不如此重要，而是著重在環保的層面，大可提出你的訴求，一定能夠爭取到立場相似的國家的支持。再如遊行的動員，即便是國際色彩比較弱的國家，但只要在地方的力量以及社會資本是強大的，就很容易能勾起各種民間團體的動能，如同坎昆那一年的遊行盛況。

學長參加了幾屆的氣候變遷會議，覺得總體而言，民間代表的貢獻為何？

這個問題也是我問李老師的第一個問題，在哥本哈根回來的座談會上，我問老師，我們民間代表能夠做甚麼樣的事去影響政策？

而老師的說法是，NGO 的影響常常不是立即的，而是長遠的，它的貢獻並不見得是在於政策的制定，而是在一個歷史的營造，能不能使大家更有環境意識、或是更了解整個節能減碳的歷程，從以往的減量到災害的調適，畢竟氣候變遷已在發生，我們更需要的是思考調適的方法。

因此我想，思維就必須轉換成不以政策的直接產出做為唯一的尺度來評斷民間 NGO 的貢獻，而是將之放在一個更寬闊的場域，更長遠的時間軸上，去了解他們在這個過程中做的事到底有沒有影響力，而這些民間代表的貢獻主要就是創造一個氛圍，在大眾的關注和要求之下促成實際的改變。

畢竟，這和我從前的模聯經驗並不相同，模擬聯合國還是以政府的角度，來討論政策的制定與動用的手段，而民間 NGO 則是變成監督的角色，或是一個觀察者，來彌補政府功能不足。

那麼請問學長認為青年在這件事上扮演的角色為何？各國的青年代表和官方是否有交流？

青年 NGO 是現在唯一可以在場內合法進行倡議的團體，可以透過舉牌、演戲、唱歌等方式來提出訴求，由此可見青年在這種國際場合的重要性。

很重要的是，當會場內各國代表要在兩個禮拜內協議出許多事，而這時有一

群青年在場內場外持續表達訴求，可使為小國、環保及弱勢發聲的人能更大聲的說話，發揮激勵的效果，小國、弱國代表們就會更願意堅守他們守護環境的立場。我們就像作為一個例證，場內的一些官方談判代表們告訴場內的青年們，有那麼多的人在要求推進環境政策，使他們更安心的做對的事，也使汙染大國或自私的國家願意退讓，像是菲律賓代表就一直出來謝謝青年，因為青年們為他們製造出一個很好的發言環境。

就拿卡達這次的會議來說，因為伊斯蘭教國家本來是不能上街頭，也不存在什麼 NGO 團體，所以卡達將歷屆氣候會議都會舉行之遊行日之視為當年辦理亞運時的嘉年華遊行來舉辦。幸好來自伊斯蘭世界民間社會的聲音並沒有缺席。在阿拉伯之春後，年輕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高漲，廣大的人民開始信任青年人從事社會的革新，於是阿拉伯青年在氣候會議前夕於西方 NGO 資助下成立阿拉伯青年氣候聯盟。分成 14 國代表在會議前夕集會，各個國家自己組織會議進行討論，他們也成為了當地遊行的主角。

至於青年團體是否能與官方有接觸則要看各國的態度，像是荷蘭和菲律賓就非常重視他們國家的青年，荷蘭還派出他們的青年官方大使，到各個會議做紀錄，並向官方匯報；而菲律賓的青年團，更直接和他們的國家代表坐在一起討論。

那麼台灣的官方有沒有派人去呢？

有的，台灣的官方是以工研院名義參與此會。大會下轄有九個利害關係群體，分別是獨立與研究機構、青年、勞工、農民、企業、婦女、環保等。工研院屬獨立與研究機構，也只有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的框架下才可以使用這個名義參與。

卡達是一個比較少人了解的中東國家，能不能請學長分享一下卡達的國情？

卡達其實是一個令外地人很難適應的國家，由於位於沙漠的緣故，夏天最熱可達四、五十度，日夜溫差很大，像我們去的地方，白天有到三十度，晚上則是十六、五度，我們外地人去很容易就會感冒。卡達也是一個沒甚麼地上水的國家，所有的水都是出自國家的海水淡化廠，所以水就顯得十分珍貴，連一小片草皮都要經過特意的灌溉才能維持。

另外，它的社會上有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他所有的基層勞工全部都是外來移工，只有老闆是阿拉伯人，卡達的當地人要不是開公司，就是從事公職，都是做較好的工作，像我們剛抵達時，接觸到的第一線服務業都是外來的人。而卡達當地人其實很有錢，沙漠中央的城市到處都是高樓大廈，畢竟他們是產石油和天然氣的國家，台灣每年百分之七十幾的天然氣都是出自於卡達，所以卡達其實對我們而言是滿重要的國家，只是我們都不甚了解它。

而卡達在阿拉伯世界中，開放程度算是中等的，女性開始可以受教育，但是地位還是不太好。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卡達的治安非常好，原因是伊斯蘭法律很嚴，而在地的窮人都被國家照顧得很好，少有貧窮導致的治安混亂。

學長有沒有話要給學弟妹？

我覺得大學裡頭，有很多資源都是存在的，要靠自己去主動走出去，如果你不去尋找的話，機會很容易就會擦身而過，而且你還不知道你錯失了甚麼。還有，在勇於去探索之餘，更要誠實地問自己，追求的除了是事物光鮮亮麗的外表外，自己到底有沒有興趣，願不願花時間投入精力和長時間的關心？像是我剛剛說的，不管是模聯或氣候變遷會議，如果只是抱著去玩玩或看熱鬧的心態，那其實就有點浪費時間，但如果真的去付出，就一定可以學到你要的東西，也能從中更了解自己。

我認為現在年輕人，若沒有立即的經濟壓力，其實可以多花點時間來找尋，追求自己想要的，多花一點時間精力來投資自己，例如去參加國際會議，就是一個探索自己的過程，當然還有去國外交換，或從事志工，也可以讓自己多見識一些新事物。現代人的一生很長，其實不需要那麼急地把自己限縮在某一個領域之中，多方的嘗試過後反而更能站穩自己往後的腳步。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一顆願意探索的心，很遺憾的是有些人連踏出舒適圈的勇氣都沒有，那其實就是在蹉跎自己的年輕歲月。還有不要得過且過，追逐大多數人的腳步，別人去考研究所或考公職就跟著去，也弄不清自己是否真心想要，因此，我最想對學弟妹說的就是：去了解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洪詩涵

韓國交換生活

採訪人：黃昀婷

撰稿者：洪詩涵



(前排右五短髮者為洪詩涵學姊)

為什麼選擇韓國作為交換地點？

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我的論文著重於探討南北韓關係，因為考量論文主題的關係，我希望可以在韓國修習相關課程，以便作為日後論文的參考資料，並且希望可以藉此請教韓國學者、教授之意見。第二：我從大學時期便開始修習韓語，並且輔修韓文系，不過之後上研究所後便中斷，我希望能藉由交換機會提升韓文能力，也有利於將來能直接查找韓文學術資料。第三：近年來韓國經濟發展成績亮眼，想多多了解韓國文化。

在當地主要修習哪些課程？

我的情況較為特殊，第一學期在翰林國際大專學院大學校的國際學科(국제학과)交換，修「南北韓關係」與「國際關係」；第二學期則是在 KAIST MBA program (韓國高等技術科學院 經營大專學院)交換，修習「Marketing Analysis and Strategy」、「Entertainment Industry Analysis」以及「Korean Business and Culture」。

當地的上課方式、學習風氣和台灣或政大有何不同？

首先在翰林大學的部份，上課的方式與在系上及所上差不多，都是課前閱讀指定期刊文獻，上課時以教授講解或帶領討論為主。「南北韓關係」雖為韓文授課，指定閱讀教材也以韓文為主，但因修課同學都是外國學生(蒙古學生與台灣學生)，教授特別使用淺顯易懂的韓文與部分英文說明為輔助，大致上皆能理解上課內容，透過課堂討論也讓我了解來自蒙古的觀點。

「國際關係」這門課在大學部及研究所已經修過了，可算是駕輕就熟，但因上課人數不多(約7名)，授課的金泰虎教授有時會隨機抽點學生發表意見。在報告(作業)方面，教授要求學生必須事前與其討論報告主題後才可進行。報告繳交之後，教授不僅逐字逐句批改報告，甚至檢查引註資料，並在末頁給予建議，十分認真用心。

而在 KAIST 商學院方面，我在大學與研究所都是念外交系，以前也未曾修過商管課程，因此學期之初，對於課程內容與及課堂運作方式不甚熟悉，雖然起初略感吃力，但現在覺得收穫良多。由於是 MBA 課程，同學們至少具有 1-2 年的工作經驗，因此上課討論也會偏重實務經驗分享，特別的是能與來自不同工作領域的同學交流，有助於建立人脈。另外上課的方式分為周一與周三兩天各上一個半小時共三學分，這樣的好處是學生對於課堂內容較為熟悉，不至於一星期過去後，對於上週授課內容沒有印象，當然相對而言，課前預習的負擔也變重了。以「Entertainment Industry Analysis」課程為例，週一上課內容以教授授課為主，週三則以學生發表為主，因此週一課前必須預習指定閱讀教材，而週三課前則需準備報告內容。

或許因為 MBA 課程以培養專業經理人為目標。教授十分重視上台報告：(1) 要求學生必須穿著正式服裝，不只強調對報告本身以及聽眾的重視，另一方面有助提升專業度。(2) 時間掌控必須精準，簡報內容時間僅有 15 分鐘，若超出時間則報告將被中斷。除了訓練控制時間、也避免聽眾注意力渙散。(3) 要求簡報的美觀、創意度以及邏輯性，例如簡報標題必須有創意，才能吸引觀眾目光。

另外教授十分重視小組討論，不論是課堂報告與回家作業都是以團體分組為基準。因為報告與作業內容都是分析案例，如分析 BMW 營運的困境、如何提出實際與有利的行銷策略等，需要多人一同腦力激盪方能得出最佳策略。這樣的作法雖然有時感覺費時費力，因為有時候 3 個小時都無法得到結論，但討論的過程不只有助於訓練思考敏銳度、也能與同組組員建立革命情感。

在韓國期間有沒有遇上什麼有趣的事？

我覺得當地的喝酒文化讓我感到很有趣，韓國的喝酒文化十分盛行。下課或下班之後，大家會一起吃晚餐、喝點小酒，之後通常會移至炸雞店或是酒館續攤，若還有興致的話，還會再到 KTV 歡唱與喝酒，特別是週五、週六晚上常常可以看到腳步蹣跚的醉漢，雖然如此，首爾治安算是十分良好。

基本上，喝酒時的規則相當多，例如不能夠自己斟酒，後輩(晚輩)必須要替

前輩(長輩)服務，而前輩(長輩)替後輩(晚輩)倒酒時，必須雙手接酒杯。如果是不喝酒的人，第一杯也應該要淺嚐一口，以表示敬意。其他還有後輩(晚輩)應該側身喝酒以表示對前輩(長輩)的尊敬等等。但韓國人大多理解我們是外國人，所以對於禮節這部分並沒有太多要求。

在韓國交換期間，適逢棒球經典賽(WBC 2013)熱潮，我與台灣同學一起去學校附近的炸雞店一邊喝啤酒一邊觀賞店內轉播的棒球比賽，為台灣加油。那天正好是台韓大戰，對韓國而言是決定能否晉級的一場關鍵比賽，店裡面也坐滿了為韓國加油的學生與上班族。比賽前八局，台灣一直處於領先，甚至成功化解韓國滿壘危機。不時可以聽到某些韓國人的抱怨。當下雖然很想大聲尖叫，但還是強忍住興奮之情，算是一次特別的經驗。

雖然台韓一戰看似打的轟轟烈烈，網路上充斥許多對韓的激烈言論。但實際上大部分韓國人對於「台灣」其實沒有特別印象，更不用說所謂的「親台」或「仇台」。對於年紀較大的韓國長輩來說，因為經歷韓國分裂，了解與中華民國共同抗共的歷史背景，對於台灣人較為親切，有些甚至懷抱著一絲歉意；但年輕人對於台灣的了解大多僅限於旅遊地點。原因或許是我國的國際宣傳不足；也或許是韓國政府採取一個中國政策，造成台灣議題邊緣化，但不管如何，只要每一個人奉獻出小小力量，或許只是一個友善的微笑，便能讓台灣向前跨出一大步。

整體而言，出國交換對您來說，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體驗不同的文化、學習語言以及結交朋友，在交換的期間，我體會當地的生活飲食文化，更深入知道當地的一些文化背景，同時也因為學習的關係，可以讓我對韓語的使用更加熟悉，當然在學校中，也讓我認識了許多來自韓國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學生。有一名法國學生因為很喜歡亞洲環境與文化決定寫完論文後到台灣學中文找工作，我很佩服他追夢的勇氣；還有許多朋友忙著丟履歷找實習工作，受到他們的影響，我也開始關心企業實習的相關訊息，並且嘗試投遞了幾份履歷。很高興在 KAIST 商學院交換的經驗讓我有機會了解不同學科，不再只是侷限在台灣以及我所熟悉的外交領域學科。

對於將來希望出國交換及選擇韓國進行交換的學弟妹，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其實出國交換這一項在履歷表上並不一定加分。出國交換的成果多少在於自己如何安排時間，自己設定的目標為何。有些人專注在學業、有些人選擇到處旅遊、有人認真融入當地生活等等，但我認為多認識朋友、接受新環境的刺激，都有助於開創未來生活的不同可能性。

姜家雄教授

訪問 NMUN 團隊及帶隊教授

採訪人：謝宇軒、梁文子、溥志成

撰稿者：洪薇薇



由姜家雄教授帶領二十位外交系同學，於三月底前往紐約參加為期五天的 2013 年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 (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 簡稱 NMUN)。在會議前後，代表團參訪了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人權觀察組織 (Human Rights Watch)，還有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等機構。姜老師表示，此次外交系同學能代表聯合國安理會成員之一的英國參與 NMUN，實屬難得的機會。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NMUN 代表團，有三位僑生與外籍生加入，而繼 2011 年 NMUN 之後，今年又有兩位團員榮獲經濟社會理事會 (ECOSOC) 委員會傑出代表的殊榮。

行前準備

姜老師邀請以前參加過 NMUN 以及擁有豐富 MUN 經驗的學長姐，每星期固定來為團員上課。由於團隊中，有部分同學並沒有參與 MUN 的經驗，因此學長姐們會從基本的背景知識開始介紹，如：MUN 的發展、議事規則等。當大家具備了對 MUN 的初步了解後，便會開始進行英文口語培訓，以便能適應以英文作為工作語言的會議。

NMUN 會期間

美國全國模擬聯合國會議之會期為五天，每個委員會針對三個主題進行討論，雖然主題不盡相同，但皆與近期國際時事及重要國際議題相關。

NMUN 總共有九個會期 (Session)，一個會期進行的時間約為三個小時，過程中由各國代表發表演說，演說之間的空檔，各國代表們會在議場中針對議題進行討論，抑或是撰寫文件等。儘管每天會議都到十點結束，不過由於機會十分難得，與會者往往會相約在會期外的時間，針對此次的各項議題進行額外的討論，如此高密度與高強度的意見交流，皆是考驗著代表們的體力與腦力。學長姐們更是透

露，部分他國代表會在每天會議結束後參與派對，由於在會議與討論期間已消耗大量體力，因此代表團的學長姐們皆婉拒了他國代表的邀約，以便得到充分的休息，儲備體力參與隔天的議程。

能在聯合國大會堂開會，學長姐們既喜悅又矛盾。因為臺灣主權身分的爭議，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因此當看到他國學生代表，興奮地在聯合國大會會場中，與自己國家的座位合影留念時，代表團的同學們不免感到失落與沮喪。

參訪與交流

代表團今年再度造訪了人權觀察組織，瞭解組織的工作內容，並且進行一連串交流。葉家蓁學姐對於人權觀察組織如何在葉門協助被軍隊佔領之學校恢復教育，讓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且也讓她了解到，一個非政府組織不只能夠建議，更能夠實際的將他們的理念付諸行動。在經費和人力都不足的情況下，為了達成目標，所付出的努力是外人難以想像的。而蔡元閔學長對於人權觀察組織的辦公室規模與他所想像的相差甚遠，感到十分驚訝，畢竟人權觀察組織為世界上知名的 NGO，其辦公場所理應有相當程度的規模。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有些國家的人權觀察組織分部，甚至必須一個人就負責整個國家的人權問題，在此艱困的情況下，還能有豐碩的成果，著實令人佩服。

參訪哥倫比亞大學則是與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IPA 交流，該學院僅招收碩士生，主要學生來源為 28~30 歲有工作經驗或者是實習經驗的社會人士。其中最特別的是，由於該學院與聯合國相距不遠，因此常可以邀請到聯合國的官員前往授課。由於該院性質與外交系學子所學相似，同學們原本有機會可以隨堂旁聽課程，但是礙於時間因素而取消，團員們皆感到十分可惜。

收穫與體會

參加過 NMUN 之後，代表團的團員們體會到自己英文能力的不足，儘管聊天閒談能從容應對，但在涉及專業領域部份卻顯得左支右絀。在會議中，若不懂得利用流利的語句來包裝自己的想法，不僅不能夠說服他國代表，甚至此構思還可能被其他代表所利用，而白白錯失了表現的機會。由於參加 NMUN 的他國代表大部分以英文為母語，若是英文能力不足，不僅跟不上討論的速度，甚至會產生理解上的問題。

透過參加 NMUN，還可以感受到他國學生和自己的差異，像是郭芳孜學姐就表示，參加 NMUN 的學生，大多來自美國、英國、德國等大國，在與他們的討論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國際視野更寬廣而全面。在討論的過程中，



他們能輕易回答問題並且很快就能以更多問題反詰；而當他們提出自己的想法時，也能舉出許多實例，以說服其他國代表。

給學弟妹的小叮嚀

NMUN 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也最接近聯合國實際運作的 MUN，由於 NMUN 是由聯合國新聞部協助辦理，因此通過的決議文和報告將會送到聯合國秘書處，讓聯合國官員可以了解當今年輕人對於國際事務的想法。若是學弟妹們有意願參與 NMUN，及早開始參與 MUN 系列活動累積經驗，例如：可以先從參加政大的 TMUN 開始，越早培養這方面的能力，對於日後參加 NMUN 就越有幫助。

姜教授的經驗談與期許

NMUN 是全球青年學子十分嚮往的 MUN 活動，各國參與的情況非常熱烈，規模也逐漸擴大，討論的議題也更加豐富。姜老師認為參與 NMUN 對外交系同學而言是絕佳的歷練機會，有多年帶領同學參加 NMUN 的經驗，外交系過去曾經代表過義大利、愛爾蘭、希臘及拉脫維亞等國。由於英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因此爭取成為英國代表的學校相當多，競爭十分激烈，今年外交系能夠得到這樣的機會實屬難得。

姜老師表示，因為臺灣主權的爭議，目前台灣並非聯合國成員之一，因此我們更應該要了解聯合國討論的議題以及各項決策。姜老師認為，現在許多學生對於國際事務不夠關心，亦對於現今的國際時事不夠了解，視野與格局皆不及他國，此現象會使台灣更加的封閉，甚至與世界脫鉤。模擬聯合國會議非常強調合作，代表們必須拋棄本位主義，以追求整個國際社會的利益為目標。此外，參加模擬聯合國活動也是個可以結交來自各國朋友的絕佳機會，或許也能因此成為未來的工作夥伴。

除了能夠拓展個人視野外，參與像 NMUN 這樣國際性的活動，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台灣甚至是認識政大，這是個讓台灣與世界接軌的最佳機會。姜老師表示，他將會持續帶領代表團參與 NMUN，希望未來有更多同學能參與其中，以提升外交系同學的國際競爭力。然而近年來，外交系同學連參加政大 TMUN 的意願都不如以往，姜老師鼓勵外交系的學生應該多關心國際事務，踴躍參與類似的活動，以提升自己的能力。

姜老師認為參加 NMUN 是一個教育活動，目的不是為了得獎，而是希望可以讓同學有機會體驗大規模的國際會議，而讓大家能夠獲得學業以外的收穫。教授更期許參與 NMUN 的同學們，能夠付出最大的心力參與其中，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去學習、去成長、去交流，幫助自己也幫助別人。參加 NMUN 只是一個開始，它將能成為未來前進的動力，只要願意抓住機會，這可能會改變你的人生。

張書銘

泰國交換生活



採訪人：黃昀婷、張琇媛

撰稿者：張琇媛

張書銘學長目前就讀政大外研所碩三，大學則就讀台北大學公行系，在訪問過後不久學長便投入職場，並且充滿幹勁、熱情洋溢。

問：學長到了泰國去當交換學生，去了多久呢？去甚麼學校交換？為什麼？

我透過學校的國合處爭取到這個機會，去年暑假開始去交換到今年年初回到台灣，總共七個月。我選擇泰國的曼谷大學，到那裏修習攝影和影像設計的課程。其實在泰國最好的大學是朱拉隆功大學，但我選曼谷大學的原因是想學到跟在台灣主修的本科系不一樣的東西。那時候對攝影和影像設計很有興趣，而曼谷大學是全泰國專攻攝影最好的學校，所以我到那裏交換。

問：那麼為什麼會選泰國呢？

我在大學時期有學過泰語，而且有修外研所開的東南亞研究課程，這兩門課中都有介紹泰國的文化風情，那時候就對泰國很有興趣，一直都很想去看看，難得有機會到外國交換，我想在泰國當地多聽多說，增加練習的機會。再加上在未來兩年(2015)東南亞國協就要開放自由貿易協會零關稅協定，我覺得在自由貿易區這部分東南亞國家的發展是前景看好的，現在先到那裏去看看，熟悉風土人文，對我將來想前往泰國發展會有很大的幫助。

問：在這七個月中有甚麼不適應的地方嗎？

在國外畢竟和家鄉不同，雖然是透過學校管道交換學生，但住宿方面因為價錢問題，並沒有經過學校安排，而是自己在外邊找住所。加上沒有其他同系的同學和我同行，很多生活雜事都要自己一個人打理，雖然這很有挑戰性，但這樣反而能真正走出框架，認識更多朋友。其實在泰國也會遇到很多從各個不同國家，一個人來交換學生或旅遊的人。對我來說，這是訓練自己的好機會。

一般而言，很多交換生會不能適應國外的日常飲食，但泰國的飲食和台灣其實有點相似，頂多就是口味變酸變辣，並不會像西方國家那麼令人難以適應。反而是交通方面令我很傷腦筋。那裏的交通混亂，只要是上下班或上下學的時段都會塞車，而且當地人做事效率很差，一開始會有點無法忍受，但我認為久了就能習慣這樣的生活步調，其實他們還是能把所有事情做得很完美，只是要花比較多時間。當人在異地的時候，就是要習慣當地的風情，並接受這樣的生活。

問：請問學長在泰國交換期間印象最深刻的的事情是甚麼？

我趕到泰國交換的這段時間走遍了中南半島每一個國家，而且都是一個人自助旅行，在旅途上體悟了很多人生經驗。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去緬甸的那段旅行，不同於團體出遊，一個人旅行除了會看見美麗的風景以外，還能較深刻的體會在當地的生活。緬甸比較貧窮，但又不同於我們印象中的蠻荒落後，因為緬甸受過英國殖民，所以基礎建設並不會那麼差。然而在下飛機的那刻，緬甸的機場才真正顛覆了我的印象，甚至覺得可以跟香港機場媲美。不過實地走踏後親眼看見世界上真的存在著平時無法想像的貧窮，我們應該要珍惜現在的生活。就像很多人去海外做志工的心得是一樣的，雖然聽起來像老調重彈，但身歷其境的時候真的會有這種體會。

問：泰國人對外國人的態度如何？是否如聽聞的一樣是「微笑的國度」？

泰國人對外國人非常的友善，現實層面的原因是會覺得外國人都很有錢，所以認識外國人或是結交朋友對自己的未來很有幫助。另一方面，他們對人其實都很親切，不會抱有歧視眼光或是刻板印象，而是抱持著一種願意當朋友的心態，在意見分歧和立場不同的時候，他們會勇於接受不同的看法，並且針對問題仔細解釋。而且他們的英文程度非常好，所以溝通上並不會特別困難，我在泰國遇到的每個當地人都很親切，讓我留下美好的回憶。

問：得知學長曾在電視台有工作經驗，學長的志向有因此改變過嗎？

之前有在電視台當過編劇課的學員，然後工讀一陣子。其實原本的興趣是走向大眾傳媒，想當電視台裡的工作人員，也有想當過記者。不過後來又覺得東南亞的工作機會比較好，如果要再結合兩者，到泰國當記者，又必須精通泰文，讀和寫的能力不可或缺，這對目前我的泰文能力來說有點遙遠，所以我現在希望未來到東南亞，並朝經濟的方向發展。

問：有甚麼話要和學弟妹分享嗎？對未來的出路能否給我們一些建議？

有些人會覺得東南亞國家落後或用鄙視的眼光看他們，這些想法對他們有點太過不公平，在經濟部分我相信東南亞國家會不斷的進步，也會帶動其他方面的發展，能跟這些人接觸並成為朋友是不可多得的經驗，要用開闊的心胸去面對，不要用經濟發展或片面的知識去評斷他們，也不該排斥去接觸和自己不同種族和國家的人。

不用覺得念外交系就一定要從事外交相關的工作，有時候這樣反而侷限了自己。我到泰國交換所修的課程和我的本科系就沒有關係，不要為自己設限未來方向，要多方面學習。現在各個開發中的國家都在崛起，千萬不要認為現在各國的局勢是一個定局，也不要低估任何國家的發展能力，最好的態度是抱持開闊的心胸，勇於嘗試各種事務並汲取經驗。

吳柏翰

瑞典交換生活



採訪人：黃昀婷、張琇媛

撰稿者：張琇媛

吳柏翰目前是政治大學外交系大五，因為大四到瑞典交換一年，所以有些學分還沒修完而延畢一年。德語能力十分優秀。

問：請您簡單描述一下瑞典的交換生活

前年暑假出發到瑞典的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學（瑞典語為 Högskolan i Kristianstad）就讀，這個學校不是位在瑞典市中心，所以環境非常閒適而且悠哉，而且因為瑞典位處北歐，日照時間少，太陽很快就下山，除非晚上有 party 或其他活動，不然學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房間。瑞典的物價很高，匯率和人民幣差不多，舉例來說，麥當勞的大麥克換算起來賣大約台幣 350 元，比台灣貴很多，但若自己到大賣場買東西煮的話其實和台灣差不多，瑞典物價高，其人民薪資也高，例如光是掃廁所的工人薪水換成台幣都有七萬塊。

在那裡的課程是自由選擇的，我所選修的課大都和外交無關，因為好不容易到了一個嶄新的環境，總覺得要嘗試一些不同的領域。我在北歐交換的一年內利用機會到處旅行，總共到過歐洲二十個國家，其中因為我對德國的熱愛，所以去旅遊了三、四次。

問：為何選瑞典這個北歐國家？去之前需要做甚麼準備呢？

瑞典的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學和學校是姊妹校，所以那時候並不只有我一個人到北歐，其實我當初的交換學生第一志願是德國，可惜並沒有申請上，我很想到歐洲去看看，一邊訓練英文能力，所以就選擇了北歐。

北歐人英文很好，而且對待外國人很和善，他們認為講英文是很正常的，不會因為他們本身講瑞典語就歧視其他語言或要求外國人也必須講瑞典語，所以在那裏用英文溝通並沒有問題，當然我在出國之前也有做功課，先修了一陣子的瑞典語課程，還有看了很多跟當地有關的書籍。

問：聽說你的德語能力很好，在學習上有什麼方法嗎？

我認為我的德語能力還有很多進步空間，學習外文並不是想像中的充滿光環，

除了每週固定上課外，我還會主動去收聽德國當地的廣播節目，學習他們的發音和日常口語用法，並且加上看簡單的德文新聞，把內容整理過並練習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大綱或看法，偶爾也會看 youtube 聽聽德文歌曲，利用網路上的資源增進口語和寫作能力。另外，我在德國有當地的朋友，我常常找機會和他聊天，一邊增進自己的語言能力，一邊還能認識當地的生活，我在政大也有認識來自德國的交換生，透過和他們交談，認識許多好朋友，也在無形中更了解彼此的語言和文化。

學習語言就是要不斷的練習才能有所進步，所以我讓自己的生活週遭都充滿德文，即使只是一首歌或一篇文章，也能在其中學到很多。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對學習的興趣，我喜歡德文，也規劃到德國旅行和交換學生，所以很努力想精進自己的第二語言能力，進而實現理想的目標，任何事物只要有興趣，過程再辛苦都會甘之如飴。

問：有沒有印象深刻的事或不適應的地方？瑞典和台灣的教育環境比較起來如何？

瑞典是社會主義福利國家，教育普及且有系統地分成普通跟職業教育，人民識字率高，大家都很會講英文。雖然廣播和電視頻道還是以瑞典語為主，但若是和外國人交談，他們會主動直接用英文溝通。瑞典的師生關係親密，學生會直呼老師本名，我們班上的同學來自各個不同國家，所以我也看見很多不同國家的人所表現出來的特色，其中義大利和西班牙人較會遲到，而和台灣學生不同的是，在那裡同學上課多主動發言，也有越來越晚出社會的傾向，但學位的重視程度不比台灣嚴重。

問：對於未來有甚麼規劃呢？

未來想先工作或到美國進修，但可能暫時不會是和外交相關的領域，因為我本身有輔修財政跟會計，所以會優先選擇到企業或跨國公司先找個工作汲取一些工作經驗，讓自己的才能更加卓越，出路就可以更寬廣一點，雖然大家都會說公職這條路有保障，是個鐵飯碗，但事實上從事公職活動範圍會比較封閉，我想趁著還年輕到各個領域去試試看，也許能在過程中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

問：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現在的學弟妹說？

外交系的學生跟其他系學生相比，處理事情和應對進退的能力會好一些，而且到了大四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會出國交換，理論上機會比其他人還要多，我覺得，現在的大一大二學弟妹應該要好好思考自己將來要做什麼，設立明確的目標，提早準備與行動，不要到了大三、大四時才開始為自己的未來煩惱，要快點找出自己的興趣和喜歡的東西並且用心準備，努力實踐。政大真的提供很多資源與機會，要學會自己去尋找並好好把握，家庭經濟狀況許可的話一定要出國交換看看，這會對人生有很大的幫助，開闊視野、訓練獨立，也會留下深刻的回憶。

猴腮雷，廣州中山大學交換生專訪

採訪者：黃昀婷

撰稿者：王洋

王洋來自中國大陸，就讀於廣州中山大學亞太研究所國際政治專業，目前為大三。



問：為何選擇來台灣交換？

每當「中華民國」、「民主社會」一個個標籤在我眼前浮現時，血脈中擴張的不僅僅是活躍起來的細胞而已。這片被譽為華人民主之光的土地，對我這種熱衷探究政治以及相關事務的偽激進份子而言，有如一道神聖的大門；再加上由於自己所念專業與政治相關，對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均有極大的研究興趣，相信親臨其境必有收穫。同時，更想要嘗試去探求的是，台灣的經驗與模式是否能夠複製到中國大陸；另外，曾到台灣交換或遊玩的同學朋友的推薦，也對我產生了部分的影響。

問：請問你在就讀政大期間選了哪些課程？覺得哪些有趣？

我在政大修讀了外交系陳陸輝老師的社會科學量化研究、公行系顏良恭老師的公共政策、政治系寇建文老師的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葉浩老師的政治哲學概論、吳秀瓊老師的選舉文宣企劃、傳播學院郭力昕老師的電影與政治，還有旁聽過郭承天老師的啟示錄與世界末日通識課。

我覺得，在政大作為「交換生」的好處，就是可以在全校任意科系任意年級進行選課，所以我選擇的都是我感興趣或想要瞭解的課程，因此每一門課都相當有趣！

陳陸輝老師的量化研究，雖然我進入大學之後就很少接觸數學或者統計，這也是許多文組生所懼怕的科目，但是日漸覺得社會科學領域中除了質化之外，無可避免地還是需要觸碰到量化研究，這也是全球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趨勢，我個人覺得質化與量化都是我們需要掌握的基礎研究工具。而我之前在廣州中山大學上課的時候並沒有修讀相關課程，再加上陳陸輝老師「選舉研究中心主任」的大名，因此決定修讀這門課程。

儘管缺乏公行理論的基礎，但顏良恭老師的公共行政課程是針對外交系學生開設的，所以就算零基礎也沒有問題。這也是我瞭解台灣行政管理以及公共政策

的一個重要途徑，在課堂上下都會跟顏老師對某些議題進行討論，而顏老師本人經常到中國大陸進行田野調查，因此對中國大陸事務也十分瞭解。最有趣的地方在於，每當談論起個別台灣議題時，老師總會請我以中國大陸的例子進行比對。每一節課老師都會攜帶報紙上課，摘選不同報紙的新聞報導進行時事分析，這也是我之前所沒有碰到的教學方式，我覺得相當有趣。

寇建文老師與葉浩老師，都是到政大交換過的學長極力推薦的「必選」老師。一學期下來，我在寇老師的課堂上更系統地獲得對我自己國家的瞭解，甚於我在自己的國家裏對自己國家的瞭解。同時，站在不同的角度與觀點去看待自己國家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也能夠更為客觀與理性去進行分析。當然，在這門課程上我還想要嘗試去探求的是，台灣經驗與模式是否能夠複製到中國大陸。另外，上這門課程的台灣同學經常會「請教」我一些中國大陸事務，也會讓我油然而生出虛榮的滿足感與成就感。

至於葉浩老師，作為學界獨樹一幟的紅人，從他一頭不羈的長髮與FB主頁上日漸增長的按讚數便可以看到他的人氣之旺。之前其實本人對哲學以及政治哲學並不太過於感冒，總覺得是高屋建瓴遙不可及的玄學，但是葉浩老師的「偉大」之處便在於讓我愛上了政治哲學，同時在課堂上下的一些討論也是相當的有趣。也正是由於葉浩老師，讓我接觸到「哲學星期五」此類的公民沙龍，對我而言也是受益匪淺。

作為馬英九08年以及12年競選團隊主幹成員的吳秀瓊老師，她所開設的選舉文宣企劃，則是一堂與學院派明顯區分的實務課程，我個人認為這更是一門關於「公共關係」的課程。儘管沒有進行詳細調查，但可以相信的是，選舉相關課程是不會出現在威權國家的課堂上的，更何況是選舉中的文宣企劃。這是一門相當有趣的課程，更是吸引許多非政治系，甚至是研究所的同學前來修讀，不僅是關於政治，更涉及公共關係，傳播推廣，商業創意，視聽語言等有趣的方面，這門課的確讓我大開眼界，接觸到之前從未接觸過的領域與知識。與此同時，這門課的作業與考試，讓我更瞭解許多台灣選舉事務以及台灣政治人物的基本情況，甚至還能去參訪立法院，現場親臨黨團記者會。

傳播學院的郭力昕老師，人稱政大傳院理查吉爾(Richard Gere)，從綽號自然也能夠聯想到郭老師本人的風采與魅力。每週一次不同專題的馬拉松式課堂，囊括2小時的觀片，還有大概3個小時的上課時間。電影只是楔子，最重要以及最有意思的還是「政治」部份。老師的授課方式不是一味的講授，而是拋出問題意識讓學生去討論跟思考，不時還會邀請不同的嘉賓對不同專題進行主題分享。更難得的是，同學們在課堂上的討論比我想像中要熱烈得多，進行主題展示的時也是異常精彩，讓我羞愧難當的是各位居然看過這麼多的電影，實在相形見絀呀。

問：在台灣的半個學期，有沒有不適應的地方？

其實由於我本來籍貫就在閩南地區，生活上學都在廣東珠三角地帶，因此無論是語言文化還是飲食習慣都沒有太大不適應的地方。其實出遊的話，我去的地

方也沒有很多啦，因為平時都是要學習的！東部花東一線都有走過，離島只去了綠島；另外一邊從台北到墾丁都有走馬觀花地玩過，最可惜的是在台南待的時間太短了……不過下次有機會我會再來哦，給下一次留點懸念。

問：經過一學期，你覺得台灣或政大帶給你什麼？

每個人在台灣得到的感受都不盡相同，在美景或者人情方面相信許多交換生的體會比我更深，我也不再贅述。而我更願意通過參與更多事情去瞭解這個學校、這片土地：有人生第一次的走上街頭示威抗爭，也有第一次通過網路發聲行動支持社會議題；有經歷學生議會、期初期末大會等民主機制流程，也有參與校園讀書會以及社會沙龍的議題討論；有親身參與志工經歷、也有深入陸客團目睹中國旅客赴台旅行的狀況。除了天然的風景，內在的人性之外，台灣的社會機制運轉也是很值得留心觀察的，我很幸運可以近距離觀察到台灣人最真實的一面。在這個過程中，我也在不斷反思以及學習，儘管許多問題現今仍未得出答案，例如臺灣經驗是否適合中國大陸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麼應該如何進行移植？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在提高公民素質、建立公民社會這一塊，兩岸應當具有共識。因此我所目睹的台灣公民社會經驗，對中國大陸而言絕對是有借鑒意義的。六個月之後的今天，記不起來第幾個人表示「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這從我下飛機的第一天就深刻地感受到，從接機的學伴到街上的阿伯阿嬤，從那句行不離口的「謝謝」到隨時隨地的「排隊文化」，這一切本來就是理所當然毫不遲疑的公民秩序，在我自己的土地上卻顯得如此難能可貴。

問：到政大一定會有團體的作業，和台灣學生合作感覺如何？你覺得台灣學生跟大陸學生的差別是？

其實兩岸大學生均正值青春年華，平時校園生活方式與軌跡都其實相差不遠。大陸學生與台灣學生一樣都喜歡上涼課，討厭上雷課；都喜歡看妹，喜歡嘴炮，此乃人之常情嘛！進行團體報告當然是很棒的過程，大家相互分工，各自負責擅長的部份，而且從討論中不時迸發智慧的火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的報告團隊成員中，有來自政治系的黃柏勸、張文碩、吳品誠、洪志豪，外交系的江家徵，以及同樣來自山東大學的交換生李佳益。討論過程中充滿了歡樂與笑聲，但是同時也會認真負責地準備各自的部份。平時我們也會相揪吃飯遊玩，逐漸形成一個固定的朋友圈，以他們為發散點我也逐漸認識更多政大的人脈。除此之外，其他課程其他組別的合作報告，也都是很值得懷念的時刻。

不過，由於國家體制與社會環境的不同，在社會與政治生活層面上便會出現很大的差異，三權分立思想以及民主機制深入基層，從系學會、學生會、學生議會就已經滲透每一個台灣學生的腦海中，這與大陸學生情況是有很大差異的。

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在今天的台灣看似平常，在中國大陸可能就要通過不斷地抗爭與行動，才能爭取到字裡行間一絲的自由，對於學生而言一樣如此。由於「政治」被泛娛樂化甚至被汙名化，導致台灣有相當部份的學生厭惡政治，但是我周圍的政治系外交系同學可能因為專業原因仍然十分熱切參與以及討論政治

議題。但相反，公開對某些政治議題進行辯論或討論在中國大陸社會便顯得難能可貴了，對大學生而言，也許是由於懼怕，也許是由於慎重，也許是由於犬儒，似乎大家骨子裡對「政治」二字依舊諱莫如深。

但我認為，更多的學生是出於無感，而不是因為強壓，在金錢主義功利主義至上的今日之中國大陸社會，學生們更加著緊應該的是工作和就業，「政治」又與我們何干呢？從市面上暢銷的成功學管理學書籍可以看到，從 P&G、Unilever 各大企業招聘會現場盛況可以看到，今日之中國大陸對「成功」之渴望如此逼切，而這種「成功」卻往往被媒體、家庭、學校等等社會「主流」價值觀定義為「物質生活」的「成功」，儘管這一切似乎無可厚非，但我總覺得這不應該是血氣方剛的學生應有的全部面貌，我們可以具有現實的考量，但不能忘卻理想與擔當。（當然我並沒有說台灣社會並沒有這種情況的出現，相反我認為在台灣社會這種想法也不在少數。）

問：有什麼話想對政大的學弟妹說？

學弟學妹們呀，好好珍惜政大這個學校，因為它擁有如此多在各領域取得出色成就的老師，還有讓我羨慕不已的眾多資源。在你們看來也許很正常，例如數量充足舒適甚至 24 小時開放的自習室，廣州中山大學現在可是人滿為患，想去個自習室圖書館都要早起搶位的呀！

好好珍惜台灣這片土地，因為它擁有如此開放的社會環境以及逐漸完善的民主體制；也好好珍惜你們的青春時間，因為它擁有如此多的可能性。但與此同時更要走出政大，走出台灣，看看不同的世界，開拓廣闊的視野，而不只是甘於安於一隅。

另外還有一點，其實真正關注中國大陸事務的台灣同學並非多數，但是我想說的是，從 ECFA 到「媒體巨獸」，從陸客團到海協會，從經濟到政治，中國因素無時無刻不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台灣社會，所以台灣的同學不應該再將中國事務當做他人之事、他國之事，「干我何事」。而是應該多去關注一水之隔的對岸正在發生著什麼，我發現依然有不少同學對中國大陸的印象依舊停留在對北韓的想像階段，但其實當今更為重要的是對台灣本土會產生怎麼樣的影響。另外還要多鼓勵台灣同學吸納中國大陸同學（不論是交換生或學位生）進入台灣同學的活動圈子內，包括社團以及系所活動；當然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也應該多多積極融入圈子，而不只是揪團懷揣著「遊客」心態到處遊玩而已，除了夜市和風景之外，在這個國家我們



吳卓倩

來自山東大學的聲音

訪問：黃昀婷



現在的兩岸情勢之中，民間交流的蓬勃勢不可擋，除了經濟協議的簽訂之外，學術交流也是國民外交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政大校園中也不時能遇見自大陸來的交換學生，他們與我們一樣走在校園各個角落，與朋友師長談笑請益，感受政大特有的氣候與環境。到底在臺灣海峽的兩邊，存在著甚麼異同？

這次我們邀請到兩位大陸交換生接受我們的訪問，分別是來自廣州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國際政治系三年級的王洋，他已在台灣就讀一學期，現已回到大陸繼續攻讀學業，以及來自山東大學國際政治學系二年級，現在是政治大學外交系二年級的吳卓倩，她今年寒假才來到台灣，還是個「政大新鮮人」，請他們用不一樣的角度看台灣，看政大。

問：為什麼當初想來台灣交換？為什麼會選擇政大外交系來當交換學生呢？

在我們的學校裡，一般出國交換都是大三或大四的學生，而且大部分都會選擇到歐美國家去，我現在大學二年級，現在的我還沒有足夠的經驗和學習歷程與他們競爭，而且我希望以後的發展方向是在離家鄉近一點的地方，再加上我從以前因為連續劇的關係就很喜歡台灣，台灣的偶像劇我總是津津有味的一部接著一部，這次終於有機會，很想到台灣感受一下劇中美麗國度的風景和文化。

我覺得政治大學的「政治」兩個字和我所主修的專業科目很相近，我覺得和我很投緣，而且政治正是我的興趣所在，雖然以我就讀的科系也可以選擇政治系，但聽說全台灣只有政治大學有外交系，我覺得很特別，所以就決定要到外交系交換。不過其實我有很多同學和學長姐在台大當交換學生，但他們都是以修習理工的科系為主，比起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畢竟是人文社會科學為專業的學校，與我主修的方向比較相近，而且我也有同學在這裡，我並不怕沒伴。

問：台灣的學習環境和大陸有甚麼差別？

政治大學和東山大學比起來有比較豐富的社團活動，同學們也都很活潑熱情，但其實大致上都差不多。既然是大學就會有各式各樣的人，不可能僅限於一種，

會遇見愛玩的人也會有書呆子，會有充滿領導氣質的人，也會有頂尖的菁英可以學術和玩樂兼顧。

大陸的河南和山東大學算是非常有名望的大學，有一百多萬個高考生擠破頭想進去，所以競爭壓力特別大，其中有很多人是不容易才能上大學，所以都很努力爭取並珍惜到手的機會，學習的欲望算是很濃厚，政治大學在台灣也是數一數二的頂尖學府，同學們也都很認真學習，所以兩者的學術氛圍其實差不多。

而我是自小就喜歡到處走走跳跳，想要去很多地方玩的人，所以很希望能夠出國當交換學生，當然該學習的時候還是會認真學習，這樣才能得到相應的回饋和成果。

問：以後還會想繼續留在台灣深造嗎？兩岸的政治情勢對你的求學歷程有沒有甚麼影響？

有機會的話我當然很想繼續留在台灣，但是說實話這裡對陸生來說並不公平，政府政策本身對大陸並沒有明確的保障，除了沒有健保之外，陸生來台沒有獎學金、不能工讀，畢業之後也不能在台灣工作，但非大陸籍的國際交換生卻擁有這些權益，很明顯的是對陸生的一種歧視，現在有稍微開放的只有台灣大學，政大在這方面目前還沒有放寬限制。而現在雖然有開放比較多的學校和交換生名額，範圍卻依然僅限於沿海的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福建六個省分，這樣不僅不能吸收更多優秀陸生，反而會降低來台學生的素質，當然這是政府政策的問題，並不是學校的錯，我想政府也有他們的考量，但我認為兩岸學生的學生到對岸念書應該算是學術上的交流，不應該牽扯到政治，來到這裡不管是我自己或是同學和學長姐的所面臨到的種種限制讓我覺得台灣還是歧視大陸學生，我們的權益在雙方政府的歧見之下被漠視真的非常不公平，大家都說台灣民主，然而僅在我所知道的範圍內就有很多學生受到政策的限制而無法來到台灣念書，我想目前對陸生來台的政策方面還是需要兩岸多溝通尋求改善。

我聽說台灣出國深造或工作的學生很多，換言之，現在的台灣面臨人才流失的問題，開放交換生或一般學位生到台灣念書，就是希望能夠招收優秀的人才彌補台灣人力短少的缺失，現在全球化趨勢明顯，各國的人都是一樣的希望能夠有更好的生活，想當然爾，哪裡的條件較好，優秀的人才便會往那裡去，如果台灣想招收更好的人力資源進來的話，首要條件就是必須給予優良的保障、待遇純粹不受政治關係所干擾的學術氛圍，如果連公平待遇都不能提供的話，競爭力就會相對的降低。雖說兩岸的政治關係敏感，但到這裡念書的人都是學生，我們連保障身體健康的健保都沒有，又怎麼能有好的學術發展呢？

如果這些問題都能得到改善，一定會有更多人有意願到台灣發展，當然包括我在內，這裡的環境和人文都令我著迷，我相信也有許多人跟我有同樣的想法，展望兩岸學術完全自由開放的那一天。

張維庭

旅居美加的台灣孩子

採訪人：曾郁祺

撰稿者：歐千華



第一次見面時，我們就訝於學長的亞洲面孔，經解釋後才知道學長是出生於台灣的華僑，這一發現除了讓彼此多了點親切感，也讓我們有預感這次的訪問將和一般交換生的訪問有些許的不同，以及新奇的地方。

訪問過程中，學長非常認真地用著不太熟悉的中文一一回答我們的問題，並且很有熱誠的詢問我們關於外交系的點滴，讓我們彼此都有很好的交流與分享。

請問學長的求學經歷？

我是在台灣出生的，在這裡度過我的童年時光，後來我和家人一起搬到加拿大就讀小學，然後就一直念到高中，這段期間也結交了很多朋友，直到大學才到美國就學，讀的是舊金山私立大學。

而目前藉由學校的管道，來台灣做交換學生，就讀於外交學系。未來的打算是回去美國繼續讀研究所。

為何選擇來台灣讀書呢？

因為現在這個時機點，正好是中國崛起，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前景都很好，像是亞洲四小虎，特別是快速的經濟成長率，有別於歐美各國已因飽和而成長趨緩的市場，可說是非常有發展的潛力。配合著世界的走向，因而我想研究有關亞洲的經濟以及各方面的事務。既然如此，來亞洲國家當然是比較好的選擇，可以直接深入學習這邊的區域經濟，並試著以亞洲的角度觀察世界，當然在文化的層面上也有地利之便，可以很快的熟悉這裡的生態、了解東亞國家的社會樣貌。

至於為何選擇政治大學，則是因為政大本身就是以社會科學見長，而政大外交更是全台唯一的外交學系，並且有個特別的優勢，就是除了理論之外，更致力於實務上的教學，可以提供學生在其他領域上有更好的結合與發揮，尤其對於我們外國人，基本上是不考慮國家考試，這樣的教學走向反而才是我們需要的，而我剛好想學習有關國際事務方面的知識，因此政大外交系就成為了我的首選。除此之外我也想在政大多修習一些商學類課程，畢竟我來這邊交換的目的，正是看中了亞洲的經濟潛力。

台灣和美國的課程有甚麼不一樣？

因為我讀的是外交系，所以我感覺比較深刻的是國際關係，和在美國上的內容大有不同，畢竟美國有美國的角度，而到這裡則是以台灣的角度來認識國際，嘗試用多元的視角研究，就會發現世界的形象不是既定的，有很多引人深思的方向，從而開闊自己的心胸和國際觀，我覺得也是一個新的體驗。至於在經濟方面的課程，我們在美國時常提到亞洲的發展，然而在台灣上課時，反而常在講歐美的經濟等等的，剛好倒反過來，也蠻有趣的，可以像人家說的，從別人的眼睛，看到自身的盲點。而說到選課方面的話，我沒有覺得有太大的差異，無論是在美國或在政大都給我蠻自由且彈性的感覺，可以選擇自己覺得有需要或是感興趣的選修課和通識課，甚至是些外系的整合開課。

有沒有上到甚麼有意思的課？或是活動？

我發現政大有蠻多比較專門的課，給學生專精研究的機會，不會有太泛泛而論的情況，像我就有修台灣經濟，或是亞洲經濟這類的課，剛好符合我來這邊求學的目的，可以比較深入的研究東亞的經濟現況以及走向。當然，作為交換生，我雖然會一點中文，也還是需要定時去上華語文中心的中文課，他是以小班教學的方式進行，我覺得對我來說還挺實用的。

對了，除此之外，我還有上商學院開的英語商管ETP學程，它是為了訓練同時具備國際商管專業及外語能力的學生，ETP學程不但有全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還有企業實習的機會。除此之外它還很歡迎國際交換學生及外籍生修習，商學院就為此整合了外文中心及英語系的老師一起開課，對於這邊的學生有增進英語能力的功效，對我們外籍生則是能有一個以母語學習的環境。

我有參加游泳隊，在念書的空檔可以同時顧及休閒和運動，也認識了一些台灣學生。而且我對外交系上的活動頗有興趣，只是因為初來乍到，而且學校的資訊也大多是中文，所以我還不甚了解，未來我希望能多參與一些系上的重大活動，像是酒舞會等，或看看系學會的運作，另外如果有關於外交方面的學術演講或知名人士的座談，我也有很高的意願想要參加。

學長是從國外來的，一定比較了解外國人為何來台灣的動機，我們很想知道為什麼？

歐美的學生大部分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原因而來，都是看到東亞的經濟日益崛起，就連美國許多的大公司都格外注意這裡的未來趨勢，因此學生們認為到這裡以後將來會有很好的發展機會，或是即使是留在母國，也很可能在工作或生意上，與亞洲人、亞洲的公司有所接觸，所以來留學或交換，先學會中文、適應這裡的文化，並且來研究一些亞洲的東西，跟自己本來的專業結合，對自己的職涯也更有幫助。而在這些國家裡面，大概就是德國、法國有比較多人來東亞。

總之，亞洲的未來潛力對留學生有著十分強大的吸引力，我認為這也是台灣的大學一個很大的優勢，和可以好好掌握的地方。

郝佑思

來自庫德斯坦的聲音



訪問：梁文于

撰稿：紀珮宜

郝佑思學長為伊拉克的庫德族人，庫德族在一般台灣人的眼中，都是一個既陌生又神秘的民族，因此讓人不免好奇在郝佑思學長眼裡的台灣、政大、外交系。

第一次採訪就被學長的開朗以及侃侃而談所吸引，從學長稍嫌生疏的中文中，不難察覺到學長對於台灣以及政大的熱愛。

問：請問學長為什麼會選擇來台灣念書，又為什麼會選擇政大、外交系，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當初會選擇台灣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在伊拉克，大部分的同學都會選擇到歐洲去交換或唸書，我不想和身邊的大部分人一樣，因此我選擇申請亞洲的學校。我申請了香港、新加坡和台灣的學校。而選擇進入政大而沒到大部分人會選擇的中國去學中文，是因為在所有可以學習中文的大學中，政大可以提供的環境比較好，而且政治大學在學習中文這方面在亞洲各大學間的排名是數一數二的。我一開始想要出國念書就是想要學習中文，因此才會選擇進入政大。原本我的規劃是在政大讀完一年的中文以後就要回伊拉克去念大學，但是念了一年的中文以後，我覺得我非常喜歡台灣的感覺和政大的學習環境，因此我決定繼續留在政大讀書。至於會進入外交系的原因跟我的背景很有關係，因為我來自庫德族，庫德族因為所處的地區和歷史，因此目前庫德族的政治現況非常複雜和特別，再加上我對於政治相關的課程非常有興趣才會選擇就讀外交學系。

問：來到台灣的這段時間，你對台灣、政大、外交系有什麼印象嗎？

我到台灣的這段時間，曾經去過許多地方玩，我很喜歡高雄，高雄人都很有人情味、很熱情，天氣也都很好。但是在台灣我最喜歡的地方就還是政大，我覺得政大的老師同學都很親切，這也是為什麼我選擇待在政大的原因，儘管政大的天氣真的很不穩定。在外交系裡面我最喜歡的教授是盧業中教授，我曾經在大一的時候上過教授開的國際關係，教授上課很有趣也讓我學到很多。除此之外，我第一年來外交系時，有位目前在英國交換的學長對我很好。我剛來到這裡他帶我認識政大、熟悉台灣，也介紹郭昕光教授給我認識，讓我更喜歡外交系。

問：請問學長到台灣以後，有沒有感受到什麼樣的文化衝擊、或是困難？

答：我覺得台灣和政大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同學真的都很用功。在伊拉克，高中只需要上半天的課。平常老師會鼓勵我們往外走，考試時間不像台灣這麼密集。每個考試前我都會有1~2週的準備時間，我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複習每一次的考試內容。但是相反的，在台灣，考試都很密集，讀書壓力真得很大，而且課業的內容真得很難。但是好像是因為台灣的高中課業更重、壓力更大，讓我身邊的台灣同學都很適應也很習慣這些壓力。他們都習慣熬夜、補習，這真的很瘋狂。

除此之外，最大的困難是宗教問題。因為庫德族現在都是信奉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徒是不能夠吃豬肉的。但是在台灣，因為穆斯林很少見，所以在台灣大部分的食物都含有豬肉，這一開始真的讓我很困擾。但是在政大待了一段時間以後，附近常去的店家的老闆都會知道我是穆斯林不能吃豬肉，因此也會為了我特別避開豬肉，讓這個問題很快的就解決了。台灣人真的很好，不只親切，遇到問題時台灣人通常都很樂意去幫忙我解決問題，這也是我會很喜歡台灣和政大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我覺得還有一個方面台灣人跟外國人真得很不一樣，就是喝酒的習慣，因為我們在外國都習慣「品嚐」酒，我們會慢慢喝。但是我第一次來台灣，就被身邊的台灣朋友嚇到了，我覺得台灣人喝酒都很快，喜歡在很HIGH的情況下喝酒，也喜歡敬酒，這讓他們很容易在短時間內就醉了，這也是我覺得台灣人和外國人很不一樣的地方。

問：請問學長在台灣、政大、外交系剩下來的2年多有什麼計劃嗎？

答：以前我在伊拉克是手球隊的國手，因此當初剛來到政大的時候，我有想過想在政大裡面成立一個手球社、推廣手球這項運動。雖然在台灣從事手球這項運動的人不是那麼多，但是我希望能夠藉由成立一個社團吸引台灣同學來學習手球。不過因為我的腳最近受傷了，所以這個計劃目前還不能施行，但或許在未來我會去執行這個計劃。

至於畢業後，我還不確定，我也許會回到伊拉克或是到其他國家去念書。

問：最後，請學長用一段話來總結對外交系的看法。

答：雖然我的年紀和外交系的同學有一段差距，有時候溝通上會有一點困難，但是外交系的同學真的都很有人情味。比起外國人、伊朗人的嚴肅，台灣同學真得很好親近，也對外國學生都很好、很親切，甚至連政大附近的店家都會幫我解決我不能吃豬肉的問題，這讓從伊拉克來的我覺得很溫暖。而且外交系的教授也都很努力的在教課，因此我真得很喜歡外交系，也很喜歡政大，希望在未來的2年多能夠更了解台灣、政大和外交系。

小檔案：庫德族簡介

庫德族分布在四個不同的國家，分別是伊拉克、伊朗、敘利亞和土耳其，四個國家的庫德族處境因各國政府的態度而有所不同。

在伊拉克的庫德族擁有一個由庫德族自治的自治區。1991年波灣戰爭，庫德族趁伊拉克無力處立內政之時在伊拉克北部發起革命以爭取獨立的機會。目前在自治區中由KDP與PUK組織聯合政府治理，伊拉克政府每年會撥全國總預算之17%給該自治區進行發展。

在土耳其的庫德族人的生活狀況就不像在伊拉克這樣安定，相反的，土耳其政府給庫德族人很多限制，艱困的狀況一直到新政府上任後情況才稍有好轉。但困擾已久的PKK游擊隊問題依然方興未艾，激進主義始終存在，幸好該黨領袖奧加蘭已對土國政府釋出善意，希望和平談判。

在敘利亞的庫德族的情況則較為特別，過去敘利亞的庫德族人不具有身分，一直到近幾年才有取得身分的機會，因此過去在敘利亞的庫德族人會大量的逃到歐洲或是伊拉克的自治區內尋求庇護。近期內發生的敘利亞內戰，其中反抗軍的領導人就是庫德族人，因此有人預測，若是反抗成功，以後敘利亞的領導人可能就是庫德族人，若是真如預測，敘利亞境內庫德族的情況可能可以有所改善。

在伊朗的庫德族是生活情況最好一群。伊朗政府對於庫德族的限制較少，態度也較為友善，只要不涉及政治相關議題，庫德族人便可以使用庫德族語。也因此，伊朗的庫德族人沒有像其餘幾個國家的庫德族人一樣這麼渴望獨立。

高棉情緣

陳晏梓的國際志工經驗談

採訪人：謝宇軒、洪薇薇

撰稿者：洪薇薇



「當同學們利用暑假出國做很多有趣的事情時，我當然也會想要讓自己的人生很精采，很有意義。」晏梓學長半靠在總圖沙發上，說著當初為什麼他會想要在升上大三的暑假，透過「微客」到柬埔寨擔任國際志工。該趟行程共計14天，其中11天會待在村子裡進行教學活動，另外則屬個人參訪以及旅遊的行程。

學長所到的村子叫做「Tom Village」，距離首都金邊約三、四個小時的車程。村內一位長者認為教育對當地的孩子實在重要，因此決定自行投入資金成立了一所補校，讓當地的小朋友可以在學校修課期間，也能享受免費的教育，並尤其著重在英語的教學。因為柬埔寨的母語—梵語，在學習上實在是太過困難，對外界的溝通幾乎都是以英語為主，因此讓孩子們打好英語的基礎教育是很重要的。

正如前言所述，在當地最主要的進行的工作，就是英文教學。而在學長所負責的班級中，班上的孩子都是大約六歲左右，正是最活潑可愛的年紀，但也因為孩子們的年紀還小，其實大部分同學的英文並不太好，因此，在最初的一兩天，教學上總是會遇上不少的困難。尤其是在課堂中，經常會出現孩子們爭吵甚至大打出手等難以掌控的行為。並且，當小朋友對於所教學的內容有了了解上的困難時，真的很令人很受挫。為此，學長特地學了一些簡單的單字，希望不只可以拉近與孩子們之間的距離，同時在上課的過程中，失控脫序的行為也能比較好控制。

因為學長的課程是在當地時間下午三點到五點之中進行，平時除了備課外，尚有時間可以到附近的市集逛逛。「想要了解一地的傳統文化，就到傳統市場去逛逛。」在那邊可以看見他們平常用些什麼、吃些什麼，而縱使一開始對於攤架



上的食物總是感到不太放心，不過隨著日子久了，膽子大了，也幾乎都嘗試過了。當問起在村莊有沒有甚麼有趣的事時，學長說，雖然食物已不忌口，但惟有飲水，團員們仍不敢恭維，在當地他們只敢喝瓶裝水。

在擔任國際志工的過程中，當然會有許多地方讓人覺得很辛苦，行前準備的時學長就認為寫教案是個很大的挑戰。教案在教學中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必須有完整的架構卻又不能缺乏彈性，而且由於行前無法完全掌握學生們的進度以及程度，只能憑著猜測、或者是以國內相仿年齡層的孩童來進行評估，所以實際上和理論上是有差距的。寫教案的同時還必須顧及當地的人文跟風土民情，微客教會學長「我們只是比較先進，沒有比較優秀，或許沒有我們，他們會過得比較快樂。」

「當你沒有實際去走訪過，沒有親身去體會過，只從別人那裡聽來說做服務有多好多好，好像可以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當你真的自己走過，才真正明白那麼一回事其實背後是有很多感覺的，這用說得也說不上來的。」這是學長對這趟旅程所下的註解。其實大家都明白，來來往往這麼多的國際志工，每一梯次可以為他們帶來的改變真的很有限。那些可以永遠留存的，就只有這樣的一趟旅程，為自己帶來的衝擊、回憶還有成長與反思。當我們都在追求許多高科技產品或是其他物質奢侈品時，還有一群孩子們可以因為得到一支鉛筆而雀躍不已，只因他們所追求的是最單純的快樂，是那種我們早已經忘記，很難體會還有瞭解的快樂。

在以前學長或是一般大眾的認知中，有機會去相對落後的國家服務，總覺得要帶上一些物資隨時給予。但實際上應該是透過當地的機構分配比較恰當，「我們是去陪伴的，不是去給予的，我們不能讓孩子覺得他們是被同情而施捨的。」學長說；另外服務期間也要記得不可以隨便留下聯絡方式，孩子們的內心是很單純的，「曾有孩子為了寫一封信給志工，寧可挨餓數日以存下郵資。」若不是這次的旅程，學長說他絕對不會知道這些我們認為的小事。

晏梓學長也鼓勵所有的學弟妹們，寒暑假可以有很多的利用方式，當然擔任海外國際志工也是個非常好的選擇。重要的是要做自己真正有興趣的事，而且如果想做，就要認真得把他做到最好，過個充實的假期才是最實在的！



馬來西亞

鍾依吟的國際志工經驗談

採訪者：梁文于、紀佩宜

撰稿者：梁文于



參與國際志工服務的動機

主要是高中時期，曾經至台中的兒童之家服務且收穫良多，讓我志工服務產生相當濃厚的興趣，大學的時期開始尋求一些至國際志工的機會，透過 AIESEC 的海外成長計畫，於今年寒假前往馬來西亞擔任國際志工。

選擇馬來西亞的理由

第一、因為這次是自己一個人自己出國，不敢前往挑戰性太高的國家，譬如：印度，可能心理準備不足，無法適應。第二、馬來西亞的語言主要是英文，溝通比較沒有困難。

在馬來西亞主要的服務內容？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與克服的方法？

我被分配至由一對夫婦經營的民間社福機構服務，稱為 SSA。那個機構以收容父母沒辦法照顧到的小孩為主，平常協助小朋友練習英文之外，例如：念英文故事書、批改英文作文等，也輔導數學問題，加上介紹台灣的特色文化，隨著感情的漸漸加深，最後一天還煮麵給他們吃。小朋友的日常生活其實很勤奮，早上四點就起床讀書、打掃房間，除了學校指派的作業外，還有許多額外的課業要求。

心理層面的障礙不少，畢竟是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前往一個國家，面對不同文化遇到的衝擊，譬如：與我一起住的印尼女生信奉伊斯蘭教，每天都會面對參加朝拜五次，另外課業輔導上面也有些困難，機構能提供給他們的只有學校教育的資源，而沒有機會像我們一樣可以去補習學才藝等等，小朋友有出現算數學時運算可能不熟練需要用手指的情形。

整趟旅程中最你感動的事

第一、認識大約 30 位小朋友，從五歲至十七、八歲都有，小朋友在你空閒的時後，都會和你聊天，讓你介紹台灣的美食、景點等，這種一家人的感覺很溫馨，同時有付出也有相對應的收穫。有一次我自己週末時出遊，兩個小朋友就爭

相將自己製作的手鍊拿給我戴，說是拍照一定要用上。另外有一個小孩，每天睡前都要和我們擊掌，就算發燒生病的時後，也是堅持要擊掌，很討人喜歡。平常我拍照留念的時後，因為他們皮膚黝黑，就會互相開玩笑說對方膚色太黑，很在乎自己會不會看不到。小朋友做完課業後，會跟他們玩折紙的遊戲。有一段時間，小朋友們很喜歡拿自己的本子給我們寫個人資料，我們都寫快要沒有內容寫，總之他們十分單純又可愛。

第二、一個人的旅行，平常假日我都會安排行程，白天出門旅遊，夜晚在青年旅館住宿期間，聆聽很多背包客的人生故事，印象比較深的是有人去澳洲 working holiday 已經一年了，透過不斷換工作，從澳洲西岸玩到東岸，和自己相處的時間增加可以釐清很多問題，多多思考未來人生方向。

不同的文化體驗

文化方面，因為當地小孩為印度裔，所以是直接用手吃飯，那我和一起在同個機構服務的印尼女孩是用湯匙吃飯，曾經就有小女孩跑來問我們為什麼用餐的方式不一樣，我們就只好跟他解釋文化差異。有多時後會用手拿東西詢問我們要不要吃，我是抱持著開放的心態多多嘗試。因為他們膚色和我們有差異，也有小朋友我們為什麼皮膚是黃色的，這些都可以看出來不同文化的影響。

飲食方面，機構規定素食，通常以印度菜為主，為了刺激食慾口味偏辣，餐餐幾乎都吃咖哩配美祿，還有很多極度鮮豔的飲料，味道其實和水差不多。

教育方面，課本以傳承的方式使用，所以需要自己製作書套，小朋友都是坐在地上、走廊寫作業，總共只有一套課桌椅，機構裡的 library 其實就只是一個櫃子，硬體設備可謂十分缺乏。

宗教方面，第一次親眼見到何謂印度教，我去吉隆坡的黑風洞參觀的時後，剛好遇到滿盛大的宗教慶典，十分擁擠，印度裔人民都聚集在這裡，另外也看到不少虔誠乩童有不同的裝扮，譬如用別針將一袋橘子別在身上，也有和台灣類似的抬轎儀式，我還有在手上畫美麗的手花做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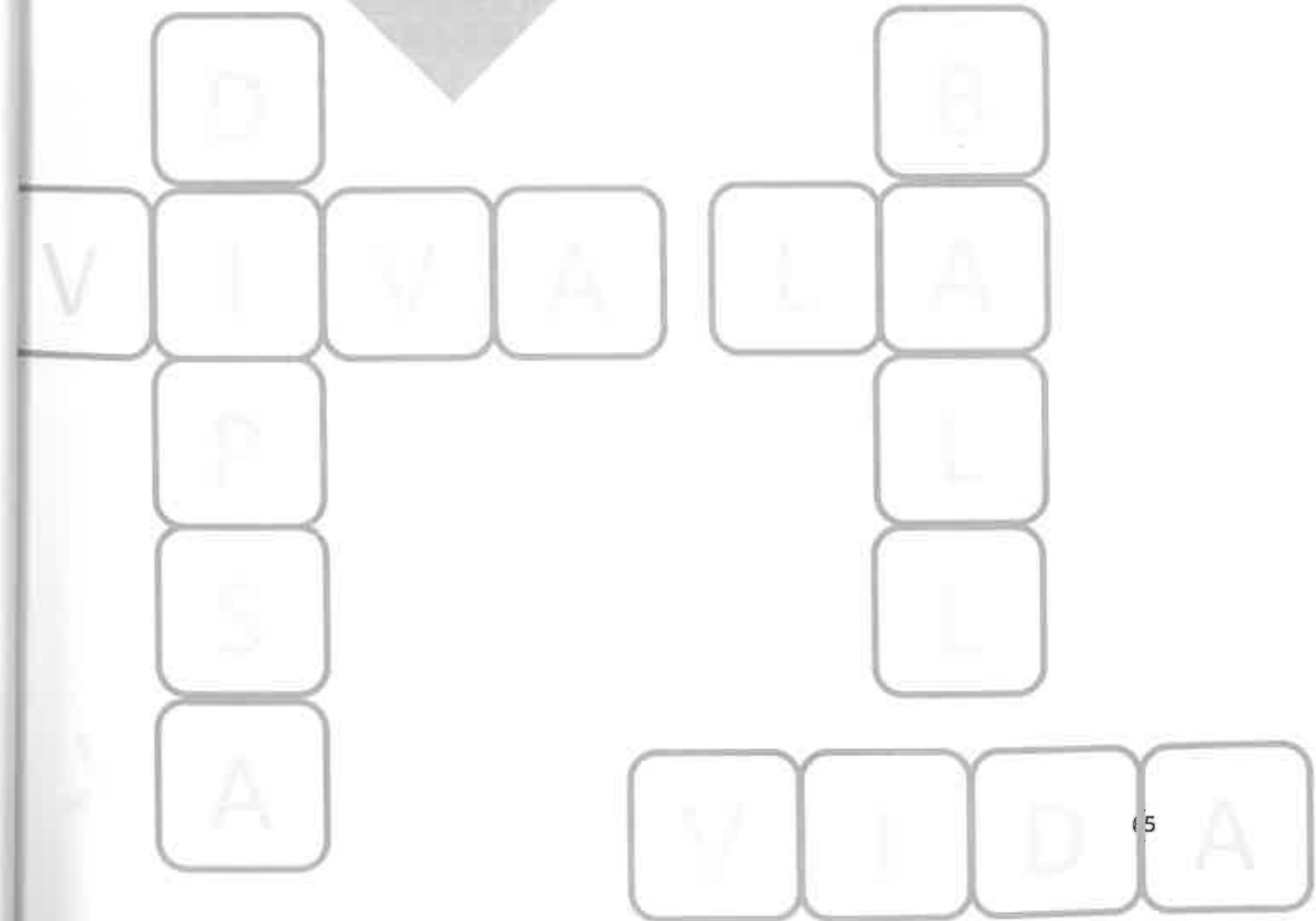
總結

很多人都說我很衝動，但我認為如果考慮很久，就會因為恐懼而不敢實踐，以前對學長姐的分享抱持憧憬，後來輪到自己能夠完成這趟旅程，彷彿完成夢想的一部分，國際志工不僅是可以付出，過程中還能靜下心來，聆聽內心深處的聲音，親眼看見他們的環境，珍惜自己的所有，回國後期許增強自己的能力，以後有機會再擔任國際志工。



遇

見



外交影展

跨海專訪江家徽



整理：紀珮宜

外交系在今年由江家徽學長續辦外交影展，影展期間一共播放了4部影片，分別是珍愛泉源、總統的理髮師、歡迎來到德國，以及以愛之名：翁山蘇姬。並於影片播畢後邀請專業來賓帶領大家深入的討論影片相關議題，讓大家對影片的意譯有更深一層的了解。這4部影片分別邀請了台灣伊斯蘭研究學會理事梁紅玉老師、政治大學老師蔡增家老師、政治大學歐語系助理教授陶克思老師以及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陳至潔老師。

第一部影片《珍愛泉源》，內容描述一位伊斯蘭女性勇敢對抗伊斯蘭普遍男尊女卑現況的故事。故事中的女主角為了挑戰不公平的慣例，以「性權」作為籌碼，發起床第戰爭，也引發一連串的爭議。第二部影片《總統的理髮師》，透過一位平凡小人物「總統的理髮師」的眼睛，呈現這二十年狂放紛亂的政治背景和歷史事件，包含「419 學生革命」、「516 軍事政變」，真實地體現韓國六、七零年代的時代氛圍。

第三部影片《歡迎來到德國》，內容描述移民第三代陷入自我認同的問題，對於「我是德國人，還是土耳其人？」的問題困惑不已，影片中從土耳其勞工家庭第三代移民到德國的故事深入探討移民的原因，以及隨後而來的文化衝擊及移入國文和移民者文化的融合問題。第四部影片《以愛之名：翁山蘇姬》，影片中描述翁山蘇姬以和平理性的方式為人民爭取自由，即使遭受軟禁、跟丈夫和兒子分隔兩地，甚至生命受到威脅仍無所畏懼。1991年，她因「爭取民主人權的非暴力鬥爭」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但本人卻被緬甸政府拘押。

關於外交影展，我們訪問了當初外交影展這個活動的主辦人外交三江家徽學長，以了解他對於舉辦外交影展的動機和想法：

問：為什麼學長當初會想要舉辦外交影展這個活動？

政大的活動五花八門，樣樣能滿足同學們的需求，也是大家大學四年珍貴的經驗和回憶。但我認為若再加上兩個元素，政大的活動性質將能更為豐富：一是思辨，二是創新。大學階段的學習基本上擺脫了單一解答的束縛，同學們得以齊

聚一堂自由討論、分享想法，我希望能以活動的方式營造一個思辨的環境，讓同學們共同激盪思想的火花。另一方面，林林總總的校園活動中，也許能有更多活動由學生自己發想、主導，大家可以思考學生需要什麼樣的活動，以學生自己的能量，創造學習的價值。以上兩點，是我希望外交影展這個活動所具備的。

問：舉辦這個活動是希望參與者在活動的過程中獲得什麼？

外交影展所挑選的電影，每一部都緊扣著一個特定議題，進行模式很輕鬆，大家一同觀賞完電影後，我們更邀請了熟悉電影議題的講師為我們作映後座談。參加影展的同學不只是看了一部電影，透過座談和討論更可以從電影中發現新知，對國際上的普世議題有新的理解，甚至可以反思我們所生長的台灣，是不是也有類似的議題需要被關注，透過對比過後的思考碰撞，對我們的習以為常的家園輪廓能有不一樣的認識。

問：為什麼會挑選這幾部影片呢？請問學長是希望透過這4部影片的欣賞與討論讓觀賞者了解什麼抑或是體會什麼？

這四部影片由我們的工作團隊共同決定，每部的地區、議題都不同，我們希望藉由地區和議題的多元，讓同學們對國際觀的認識能夠更加全面。珍愛泉源的故事起點在一個篤信伊斯蘭教的村莊，以當地婦女發起的拒絕挑水運動來探討伊斯蘭的女權議題，總統的理髮師以韓國威權時代為背景，讓我們看到政治的力量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歡迎來到德國以幽默的手腕，傳達了德國客籍勞工後代的身分困惑，以愛之名：翁山蘇姬則講述了翁山蘇姬如何面對專制政權，帶領緬甸人民追求民主自由。

問：上學期外交影展的活動圓滿落幕，雖然學長現在在北京，以後是否有其他活動的計劃？或者是對類似活動的想法？

答：為期一個月的活動得以順利完成，影展團隊功不可沒，我必須再次肯定影展團隊的努力和付出，也很感謝系上老師們的不吝指導、圖書館的協助，以及許多好朋友的建議與支持。外交影展之於我，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學習如何去實踐想法，如果未來有什麼新的點子想完成，也許會再試試看吧！至於對類似活動的想法，就外交影展而言，外交只是一個主題，影展也只是一種表現的形式，我期待將來政大能有更多有新意、有意義的活動，讓政大同學們有更多機會能夠一起學習、共同成長！



國際關係讀書會

專訪廖俊哲

訪問者：梁文于、紀佩宜

撰稿者：梁文于

大四學生廖俊哲，在系上十分活躍，在大二期間為系學會活動長，除了參與系棒、系辯等系隊外，也曾舉辦過HAPAIR等活動，現正努力推動國際關係讀書會和系學會學術股的執行，這次很榮幸能請到廖俊哲來為我們談談系學會及國際關係讀書會的運作，言談中其實不難發現學長對外交系學術風氣推行的努力和對社會議題的關心。

問：當初怎麼會想要成立一個國際關係讀書會？

我覺得一開始上外交系之後，普遍認為外交系的課業份量偏少之外，能得到的資源也有限，需要一直往外尋找，大一的時後充滿抱負，既想參加很多活動有想學到很多，但到了大二、大三，真正體認到現實後就開始放棄對它更進一步的學習與探究，或者是在缺乏興趣下走不一樣的路，對國際關係就相對失去很多興趣。那我認為與其去抱怨政大給的資源不夠多，不如自己想辦法，外交系老師雖然都沒有指定的書目，但是你要自己學會主動看書，圖書館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我覺得台灣很多同學都覺得要做報告才需要去圖書館，但事實上在大學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自我學習，像是辯論前我們會去找資料，想辦法自己解決問題，所以我就覺得不如我們一起來看一些書，這是我一剛開始的初衷。

問：希望國際關係讀書會的同學能從中獲得甚麼？

主要是自主學習的重要性：這應該是大學很基本的事情，但是大家好像都沒有做到，會主動看書的人很少，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要走學術路線，但很多書是基本大學生要讀的東西。我上過一門外校的課，每個禮拜指定要讀三百多頁社會科學的書，那時候覺得負擔很重、壓力很大，因為我們讀書會一學期的閱讀量不過三本書而已。後來我聽有個在準備倫敦政經學院考試的朋友說，那邊的學生一年閱讀三百多本書，這樣一比較，相對之下我們就損失了很多東西。許多人會覺得說讀書是以後就要走學術路線，但其實很多書是幫助你建構整個大學思維，不論是從商、進入公務體系都有用處。如果你讀外交系出來連霸權穩定論、攻勢現實主義都不了解，這樣會有點可惜，因為這些概念可以拿來分析以後媒體生態發展、企業併購、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從事各行各業都需擁有身為大學生該有的基本知識水平。像我們有六次討論，保證金300元是保證3次的討論，其它三次的參與是屬於自願性質，這是個人的選擇，國際關係讀書會只是一個希望你能去自主學

習的開始。

問：國際關係讀書會和系學會學術股之間有甚麼特別的關係嗎？

過去讀書會是獨立於學術股之外的，使用學校有提供一筆經費。後來學校不再有那項補助，但很幸運地，我們請到的講師都是義務服務，所以沒有太大影響。另外我本人即將畢業，希望能將讀書會常設化，並且納入系學會的運作，成為一個讓系上同學都能參與的活動。

問：這學期國際關係讀書會有沒有甚麼計畫？

有個由一群主要為台大政治系國際關係組畢業學長姐創辦的臉書粉絲團稱作「洞見 Insight Post-國際事務評論網」，很多外交系的大三同學考試都會看他們的文章，他們其實是以網路媒體為主，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缺乏實體的互動，可能就寫篇文章大家按個讚而已，因此我認為我們之間有許多合作的空間；另一方面，我認為可以納入一個大陸很有名的學生組織，叫作「北斗」。他們主要討論社會科學的議題，像是貧富差距的人文議題、中國農村發展、台灣和大陸學生的差別等，其下有個屬於北斗的平台稱為「北斗兩岸」，大陸人其實對台灣很好奇，台灣是如何發展、和大陸的差別等，三邊可以由國際關係讀書會統籌相互交流。

問：那除了舉辦讀書會之外，有沒有甚麼其他的計畫？

將讀書會併入系學會學術股，原因其實有很多。第一點、外交系缺乏學術的氛圍，系學會一直以來都有很多活動，譬如才子才女、宿營，但對象以大一、大二同學為主，大三、大四後就較少參與，缺乏延續力，第二點、系學會一直以來都傾向以辦活動的人在參與，但如果是稱作系學會的話，就需要代表整個系運作，現在的狀況並沒有代表另一部分喜歡讀書、願意關心國際議題的人。我在大二時曾經有位學長提議成立學術股，但比較缺乏實質制度設計，最後成立了一個學術版，但是後來好像變成考古題版。到了大四的時候，有很多有心的學弟妹願意成立學術股，完成理想。由學術股編輯部創立一個類似劉必榮教授的每週國際時事影片的平台，稱為「外交"DIP" Vision」，利用政大豐富的社會科學資源，一些訪問不同領域的教授，將影音檔放到臉書粉絲團上，歡迎大家點閱。另外也有想法結合許多具有豐富知識涵養的碩博班學長姐，由學弟妹去做訪問，深入討論現今國際時事，讓讀書會和編輯部做結合，成為學術股。另外我們以後還會準備很多公開演講，都非常精彩，例如過去我們曾有請到一位央視和鳳凰衛視的名嘴，目前在台北大學教書，非常會分析時事，以後也可能會邀請到外交部、公視國際部門的人演講，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問：從舉辦國際關係讀書會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穫是甚麼？

第一點，當然是多念一點書，因為讀書會有摘要和討論的制度，會強迫自己深入探討書裡的內容。第二點，認識許多老師，從老師身上學到很多平常學不到的東西。第三點，站在不同觀點思考，看起來雖然稀鬆平常，其實是有一定的難

度，譬如分析一個問題時，教授的分析可能就大學部的學生還有全面性，學海無涯，社會科學是隨時可變動的概念，用來解釋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並無絕對的真理，現有的問題一定要去面對，因為即便沒有真理，他仍就存在。我們必須學會用各種立場去觀察，隨時跟這個時代脈動，應用在商業、媒體、公共政策等不同面向。第四點，認識許多人，能夠從讀書會中各式各樣成員學習，譬如有些對國際關係有興趣的商專生可能懂的還比你多，而我們在進來就讀後可能就整天無所事事，所以提醒我們要多學習更謙虛，不要以為自己是外交系就了解國際關係，應該要多多主動學習。第五點，自己辦活動的經驗，一開始真的很艱辛，很多外交系的同學會有點陌生，因為覺得自己不沒有要走學術路線。後來再經過了解過後，參與度逐漸提高。發展起來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由於讀書會制度方面主要強調成員間的平等和自由，不像一般的活動，按照已經完成的企劃書進行，所以中間時常會有變動，你必須要去拿捏，在原先的大架構下符合大家需求，帶動大家的討論，最後利用會後問卷隨時關心大家的狀況，從中反省、調整。



包種茶節雙料亞軍 外交系獨領風騷

狂賀 第十二屆政大包種茶節，本系榮獲

海報柱裝飾藝術展覽 第二名 及 系所展覽 第二名！

撰文：外交二 葉永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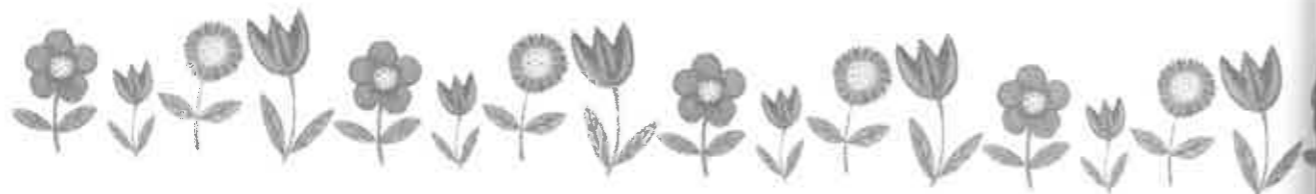
(上圖：外交系同學在得獎海報柱前合影)

第十二屆政大系所博覽會—包種茶節，於11月3日在政大校園熱情展開！由外交系同學發揮巧思向全國各地來訪的高中生介紹外交系系所特色，希望對外交有興趣的同學未來都有機會加入政大外交的行列，為中華民國外交發光發熱！

這一次外交攤位的主題為「萬國嘉年華」，不僅攤位佈置以萬國國旗為主，現場也準備了很多活動，除了由外交系同學向來賓介紹系所特色，還以繞場遊行的方式營造活潑氣氛，並發送印有萬國國旗的傳單讓來賓能憑單到攤位現場玩小遊戲，充實國際視野。

另外在當天下午安排了一場關於外交系的深度座談會，由外交系連弘宜老師主講，讓對外交系有興趣的高中同學能更深入了解本系的專業課程和畢業後的就職發展。

當然除了面對面的系所簡介，也不能忘了要秀一段外交系的拿手—社交舞蹈表演！由三對舞者帶來恰恰和吉魯巴的表演，在當天現場不僅吸引了很多來訪的高中生，甚至也吸引不少外系的同學前來觀賞呢！



感謝今年參與外交系包種茶節活動的老師、助教、活動總副召，還有所有到場幫忙的同學，讓今年的包種茶節外交系成績亮眼，分別拿下「海報柱裝飾藝術展覽」及「系所展覽」第二名，正如遊行口號中的「萬國外交、世界閃耀、政大外交、獨領風騷！」

圖片來源：政大網站新聞圖片、葉永晴



(上圖：繞場遊行隊伍高聲喊系呼)

狂賀！四十五屆文化盃 外交系勇奪最佳精神獎

撰文者：外交二 林宜蓁 圖片來源：外交系



第四十五屆文化盃十二月一號在四維堂熱情開唱，序號十三的外交系一上場便用華麗的十九世紀法國服裝吸引全場目光，熱情的外交系師長及學長姊紛紛到場，在開場前用尖叫聲援外交系學弟妹。(上圖：唱自選曲)

指揮大二吳岱軒身著燕尾服，帶領外交系用鏗鏘有力的歌聲唱出政治大學校歌，彷彿年輕有為的青年正字正腔圓地發表在國會殿堂前的演講。

親愛精誠四字回音仍飄盪之時，團中走出教皇為身著燕尾服的指揮進行加冕的儀式，披上王袍戴上王冠，時空一下子回到1830年法國的七月革命，外交系自選曲「Viva La Vida」的前奏正如野心勃勃的國王前進著。

由一身王袍面對大家的指揮重演當年查理十世的威風引領法國人民唱出「I used to rule the world / Seas would rise when I gave the word」其意境與校歌連成一氣，形成十分鮮明的主題形象，字字句句都重領台下的觀眾走過一次當年的腥風血雨，也道出了外交跟政治的華麗與悲壯。(左圖：人民開始抗議統治者)

歌曲進行到一半突然有人衝出搶下王冠、身穿王袍的指揮跑離高臺、歌曲唱出「Revolutionaries wait / For my head on a silver plate」暗示人民推翻政權。連貫的情境如同歌劇，最後自由女神手握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三色旗站上高臺，全幕仿肖法國浪漫主義畫家歐仁·德拉克羅瓦的油畫—《自由引導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其形象深刻烙印在四維堂。



外交系創意無限!



一演繹功夫過人，在 Facebook 上造成話題
(上圖為畫中人物肖像與真實人物模擬對比圖)

畫面左上側是袒胸露出雙乳的自由女神，她右手上揚，揮動著象徵革命的紅白藍三色旗；在自由女神右腳邊，一個男子匍匐在她腳下，他頭裹暗紅色頭巾，身穿藍色布衫，抬頭仰視女神。左下側的男人身著工人裝扮：敞開的白襯衫，頭戴瓜皮帽，背著卡其布的挎包。他右手持一把土耳其彎刀，腰間別著一把火銃。中下側的男人做資產階級打扮，頭戴黑色卷邊圓禮帽，身穿白色襯衫與扣緊的黑色夾克，系有黑色領結。他雙手握著一把長火槍。畫面右下側，在自由女神的左側，有一個正舉著右臂的小男孩。他戴著帽子，身背挎包，雙手各拿著一把手槍。人群的前方是倒臥在木頭石塊上的屍體，自由女神正跨過這些屍體，向前邁去。

2012 年末最值得珍藏的感動

—色彩·舞動·遇見你外交酒舞會



撰文者：黃品嘉
照片提供：余萱軒、張子謙



(上圖為開場舞表演)

2012 年的外交系繳出了一張優秀的成績單。從學期初的包種茶節勇奪雙料第二開始，系運當紅，常勝不敗，表現傑出。而 12 月 29 號這一天剛好為外交系下一個美好的註解：繽紛燦爛、創意無限。緊接著而來的四天連假，則是讓這一整年的忙碌與激情在這四天中緩慢沉澱，最後釀成一罇香醇的酒，在時間中映照出粼粼的波光。

繼上一年充滿復古懷舊風情的「舞伶年代」之後，這一次的主題在一片頹靡絕望的末日氛圍中硬是區隔出不同的特色，用斑斕的色彩拯救末日帶來的頹唐，繽紛的顏色更是一掃陰霾，氣氛為之歡快。

從開場舞表演就讓人驚艷。由隱藏在眾人之中的魔術師引導三位扮演跳舞娃娃的表演者揭開序幕，藉由魔術師神奇的魔法，女孩們呈現出各種各樣不同的風情。



接下來的表演不論是陳庭毓及其樂團，或是室內交響樂，或是政大魔術社，或是傳統上歷年都有的國標舞，都給予現場賓客無限的聲光享受，意猶未盡。

而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今次的外交酒舞會還新增了選舉出 Party Queen & King 的活動，由一位頭上戴著鮮黃頭飾的男士與身著白色禮服宛如希臘神話中典型女神的女士分別奪下。



榮耀再起 外交系啦啦

撰稿：陳品蓉

故事就從這裡開始

「妳喜歡跳啦啦？」

我永遠忘不了這是兩年前我在外交系面試的時候被問的第一個問題，當時我腦海中想著的卻是對茉莉花革命的看法。

「沒錯！我是個滿腔熱血的青年！」

我用堅定的眼神和語氣這樣回答郭昕光老師，儘管這個答案現在看起來多麼彆扭。



高中的時候班上啦啦隊拿到了冠軍，那對我來說是個很美好的回憶。所以我告訴自己，大學我一定要和系上同學一起跳啦啦，再次創造熱血的回憶！不料大一一的時候，系上並沒有報名出賽。所以今年知道系上有意願復興校慶參加啦啦隊的時候，我當然二話不說地答應參加。總覺得大學沒有跳啦啦，就是人生中的一個憾恨，但我真的萬萬沒想過要接總召這個位子

接下啦啦隊總召其實是個意外。原本以為這是很簡單的事情，只要預算下來、請了教練、討論一下構想，接下來的隊形、編舞、音樂、以及要有甚麼道具等等就交給專業的人處理，而總副召的作用只是盯練習以及處理行政上的事情。殊不知今年系上預算不足以讓我們請啦啦教練，只好希望我們改走輕鬆快樂的風格，不需要有得名的壓力，更不需要為了得名練到半夜一兩點，大家玩得開心最重要。那時候才知道我跟副召學弟劉閩毅將要扛起所有隊形編排、編舞、音樂以及道具所有事情的時候，真的覺得很不知所措和徬徨無助，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辦法撐起這整個活動。好幾次心生放棄的念頭，但是當我看到大一的弟弟妹妹們這麼期盼著這個活動的時候，我都會想起我對大學參加啦啦隊比賽的憧憬。

我知道我們必須把這個活動撐起來。

最後終於請到了一個對創意啦啦頗有經驗的朋友，願意不收酬勞充當一下教練的角色，於是我們的啦啦旅程就這樣開始了。

決意跳出最獨特的外交 style!

「要跳，就要跳出外交系獨有的特色！」我們秉持著這樣的信念去想這次的

主題，於是我們把故事背景設定在「太平洋戰爭」。

透過簡單的肢體動作帶過戰爭的發生、經過以及各國領袖如何覺悟，終極目的是要宣揚「以外交替代戰爭以及世界和平的理念」，這就像去年系服上寫的“World Peace”一樣。記得當時有學姊說，「除了選美小姐以外，大概就只有外交系會把 World Peace 寫在衣服上了吧？」沒錯！外交學子的終極使命不就是將來運用我們的外交手腕來促成戰爭的終結、世界的和平嗎？

練習過程之我們很快樂！

我們每個禮拜一、三都花兩個半小時左右在練習特技和舞步，跟許多系比起來真的算是輕鬆很多。但是大家仍在過程中培養出絕佳的默契。我們編的舞步很簡單，因為與其讓動作看起來華麗、做起來凌亂，不如讓動作簡單，做起來整齊化劃一。我們一直灌輸學弟妹們一個觀念——「啦啦重的是團隊精神，而不是個人表現。」不需要華麗和高難度的動作，只要大家一起把很簡單的動作用培養出來的默契做好、做整齊，那我們就成功了。

看著大家每次練習的時候都很認真的神情，不管是練特技時專注的聽著教練提醒的每一個步驟的時候、圍在特技示範組身邊好像隨時準備以肉身保護 FLYER 的時候、還是儘管肢體不協調，卻還是很專心的跳好每一個動作的時候，真的覺得外交系的大家好可愛！雖然我們是個只有 35 人的小團隊，但是我們很團結！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很快樂！我相信我們會越來越好的！

故事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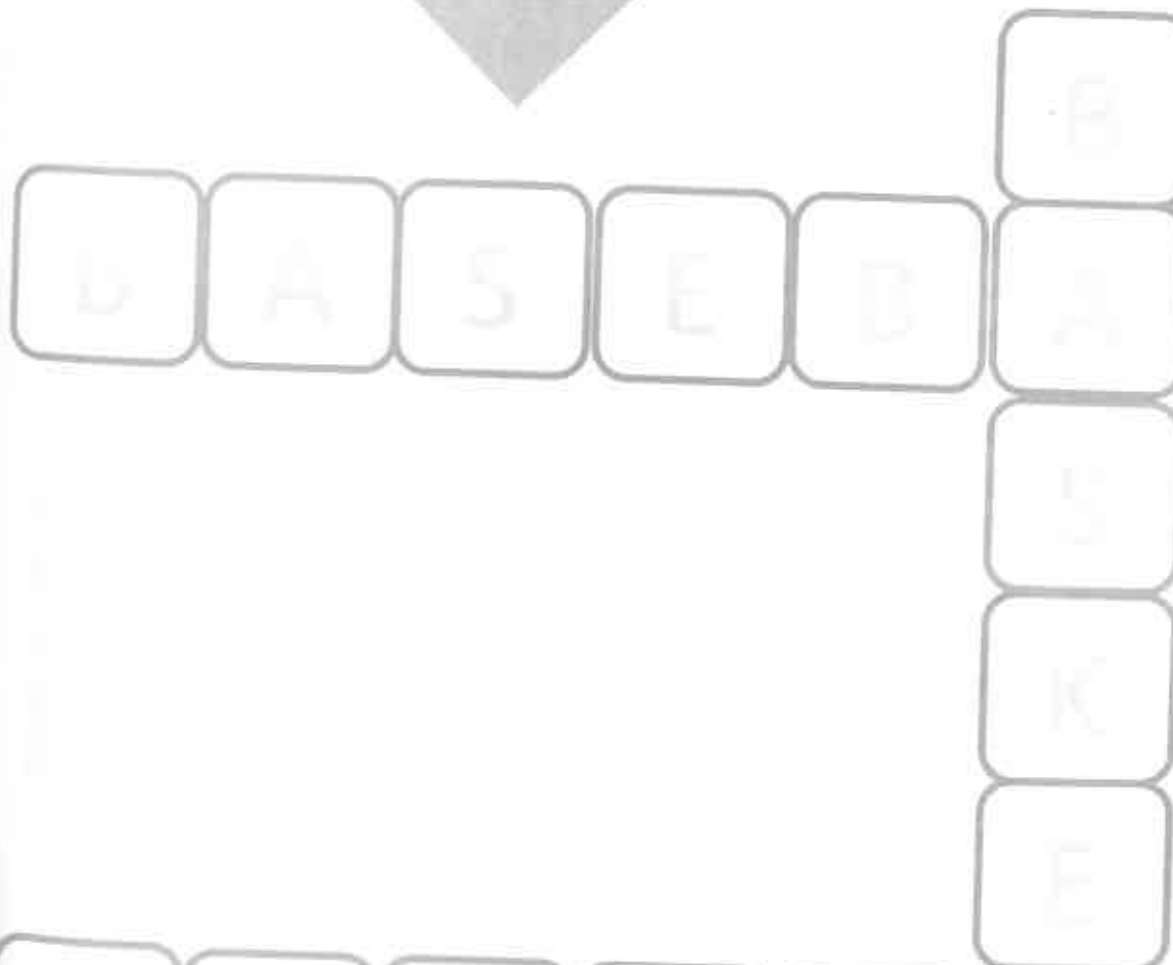
結果會是怎樣我不能確定，但我可以很確定今年校慶，我們會用頭顱和熱血，一起創造一段當我們都七老八十的時候還是會拿出來說嘴的美好回憶！

最後，感謝的是我的副召好 partner 劉闖毅，分擔了我許多重擔，也讓我不至於在許多繁瑣事務中失去熱情；感謝過程中所有幫助過我們的人、支持我們的人、兩肋插刀的人，我們會繼續加油的！



隊

我來說



在經典和語言中穿梭——系辯

撰文：王蔚齡

編輯：黃品嘉



今年暑假系辯到山東參加孫子兵法表演辯論賽，這個辯論賽規模很大，是到電視台去錄影，並且做全省連線轉播，是一項特別而難得的經驗。

能有這個榮幸前往山東進行比賽是一項殊榮，但是對我們來說，去山東還有更大的意義——我們得到了許多新奇的發現！

比如說，看到大陸大學生沒日沒夜把圖書館當家的讀書方式讓我們感到羞愧；還有，其實中國學生也可以很肆無忌憚的談論政治、批評官員，其實我們都很擔心他們的安危。

除了在學校參觀，我們還前往一些旅遊勝地，像是集中傳統與現代的都市——山東省會濟南。我們終於親眼見到原本只會出現在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古典名著裡的大明湖和趵突泉！之後還遊覽曾被德國殖民的青島，欣賞了數不清的歐式建築羅列於海岸邊。當車子行徑在街道間，磚頭砌成的牆帶點古老的韻味站立兩側，陽光穿透樹梢在水泥地面慵懶的灑下，真的漂亮的不得了，根本不用文字就能讓大家體會的。

之後就是大一新生的天下了！對於大一學弟妹來說，新生盃就是與政大其他系所辯論隊的第一場戰爭，最近大家為了拿下勝利各個拼了命練習。

系辯就像一個大家庭，不讓學弟妹孤軍奮戰，許多大四、或畢業的學長姐也回來幫助大家，訓練台風、寫稿、質詢技巧等。有了經驗的傳承和學長姐的加油勉勵，想必大一新生們也會更加有信心了吧。



重新開始，用黃金比例面對挑戰——系羽

外交三 朱巧如



又一個新學年到來。痛失 97 級學長姊的戰力之後，我們引頸期盼大一新生能夠為陷入實力真空的外交系羽注入一股年輕的活力；好在今年幸運的招收到高達十位的學弟妹，讓原先高齡化的隊伍順利轉型成一支老鳥新血比 1:1 的黃金陣容，也讓我們從一貫的溫馨小家庭模式升等為有點規模的新興球隊。雖然人數大增，但系羽成員們引以為傲的歡樂氛圍絲毫沒有被稀釋，每個禮拜三四晚上，羽球場上都可以看見外交系同學活躍的練球身影。

上學期沒有校外的盃賽，只有在系際盃才有機會體驗大型比賽緊張又刺激的氛圍——這次初賽碰到的對手都是看似強大卻又有點勝算，但有強大的援軍再加上戰前答應出賽的學長姊幫忙，感覺有機會可以大展身手！在正副隊長的英明領導下，我們開始為期數週的密集訓練（現在想想，練完累積三個半小時的球再接續 ICONS 會議的生活簡直熱血的很不大三）。看著大二突然冒出肌肉，表現出中流砥柱的責任感，甚至原先連握拍都扭扭捏捏的大一，不知不覺間也學會敏捷的補位和精準的撲球了：看著看著，既為學弟妹的成長感到欣慰，卻也有種後浪推前浪的感傷。

系際盃最後以沒進複賽收尾，但並不是沒有收穫，很高興跟系羽的大家打了很盡興的兩場比賽。學長姊不甘不願的表情以及學弟妹大開眼界的目光，都是鬥志被磨亮的印證，相信我們不會一直停滯不前的！而比賽完的隊聚，吃吃喝喝中我深刻的感覺到所謂物以類聚說的還真有道理，不然怎麼會遇到這麼多可愛的人！

排球與我一系排

撰文者：外交二 柯念妘

圖片：外交系排



「排球」在高中三年生活中，對我來說有如一罐不可或缺的調味料。排球能讓同學間、戰友間，心靈彼此緊緊連繫。大家總會在壓力大時，來場小小排球賽釋放，和大夥一同歡笑，不僅笑對方的球技，也讚嘆彼此的技術；在比賽場上，考驗技術，同時也考驗團隊默契，當六人的球隊打出好成績時，勝利那瞬間的感動是一切都無法言喻的。

高中時對排球的熱愛促使我加入系隊，更紮實的訓練、追求更上一層的球技，都是我期望自己的進步；但是，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喜歡和團隊一同努力過後，看到每個人的成長，以及彼此越來越緊密的感情。

系隊會一同與男排參與大型比賽，像是北政盃、大政盃、系際盃、米克斯盃等。在每個禮拜的固定練習時間中，每個人都是從基本的部分開始穩紮穩打，練球過程時當然常會遇到瓶頸，像是不知怎麼地手腳不協調，又或是時常用臉接嗆司，而非用手……。不過，在學姊、學長的帶領下，我深深感到自己球技的進步，當在場上打出成績，有了迷哥迷姐迷弟迷妹後，那種成就感也同樣無法言喻！

加入系隊最大的收穫其實不是技術的成長，我覺得是多了許多家人。在外縣市出隊比賽，整個球隊會一起在旅館聊天、或是一同逛街；在場上遇到強敵，共同找出解決辦法的那股向心力，讓大家的心更加緊緊結合在一起；球隊也時常聚餐，彼此聊聊近況、心事，大家的感情好到有如家人一般。

我很感謝神讓我遇到如此溫暖的一夥人，很希望能一直一起在球場上揮汗，儘管有疲累、有挫折；但在這之上，彼此的好感情就能贏過一切，謝謝你們的陪伴，各位戰友們！

系棒

外交一 粘立璿

外交一 吳彥緯



微風徐徐，捲起場邊紅土陣陣。嘈雜的加油聲此起彼落，當球與球棒美妙並完美的接觸之後，「鏘」，隨著如雷的一聲巨響，許多球迷們也失聲的歡呼尖叫。沒錯，如此熱血沸騰、牽動人心的比賽當然就是「政大系際盃棒球賽」。

這是我進入外交系棒之後，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比賽。微涼宜人的午後，系棒的球員們紛紛來到河堤棒球場進行賽前熱身，從基本的手腕、腳踝到深蹲、弓箭步無不遺漏，因為我們知道唯有健康的身體才能打出一場場精彩的好球。比賽隨著主審的手勢一揮而開始進行。後攻的我們似乎守備尚未熱開，開局便讓對手社會系靠著失誤先馳得點。但是外交系棒當然不是省油的燈，一局下半立刻吹起反攻的號角，安打的串連加上對方守備出現瑕疵，反而以二比一超前。接下來我們局局攻勢不斷，每位打者都以上壘為動力拎著球棒站上打擊區，眼中吐出的烈火跟一支支連續長打一樣震懾全場。不出所料鬥志高昂的我們最終突破對方校隊投手的壓制，終場以壓倒性的大比分差距擊潰對手，笑迎第一場系際盃的勝利。

外交系棒之所以擁有傲人斐然的戰績，都要歸功於各位技藝超人的球員與熱愛棒球的球經們。外交碩四阮柏緯是隊上第一王牌投手，更是承擔四番中心打線的重砲手。碩二張子敬也是隊上靈魂人物之一，驚人的外野守備範圍與美技接殺都只是小菜一疊，打擊砲火更是相當猛烈。前隊長劉育峰也是系棒不可或缺的支



柱，靠著他令人驚艷的守備能力與臂力，鎮守三壘大關絕對沒有問題。外交三張宇盛是目前系棒隊長，是看家二壘手，帥氣的外型加上穩定的打擊及守備能力總是令他成為球場最大焦點。二年級的校隊黃仲儀實力絕對不容小覷，即便身材不如人，但在比賽

中扮演開路先鋒小鋼砲的角色十分稱職，一雙快腿也是令對方投捕非常頭疼。比賽當中，系棒的球經和啦啦隊也從來不會缺席。一年級的熱血球經洪薇薇和呂珮閔幾乎每場都親臨場邊，為辛苦揮汗的球員們紀錄他們在場上的表現，有時甚至還頂著豔陽幫忙跑腿買飲料真的非常陽光熱血。最後啦啦隊也是我們勝利的關鍵之一。隨著場邊充滿節奏性的加油歌曲和吶喊，讓球員的熱血加溫，紅土場上的

表現當然更加不凡。所以說打出精采好球與好成績，球經及啦啦隊絕對功不可沒。

剛加入外交系棒這個大家庭時，一切都非常的陌生，一個學期之後，我們大一的新進球員不只球技進步了，和學長們成為了場上互相幫助的隊友，在場下大家更是成為了稱兄道弟的好朋友！外交系棒一週練習兩天，為了在場上打出好成績，並且維持球感，我們從不敢偷懶，偶爾還會自己約出來傳接球。練球的氣氛總是非常的輕鬆，偶爾打打嘴砲，但是一點也不隨便，每一次的接球、傳球、揮棒大家都是全力以赴，因為我們都知道唯有積極的練習態度，才能在上場比賽時有好的表現。



雖然早起有時候會讓大家覺得很痛苦，但是一到了河堤棒球場，大家的精神也都好了起來，練習有時候雖然辛苦，但是我們從來不覺得累，因為我們都有一顆愛棒球的心，我想就是因為這顆愛棒球的心，提供了我們每次早起的動力。每次練球完後，就是開心的早餐聚會時間，大家會一起聊聊八卦，打打嘴砲，隔著麥當勞的大玻璃窗，「欣賞」路上的行人，因此外交系棒的感情都非常好。偶爾舉辦一次的隊聚，更是大家培養感情的好機會，有時候還會有畢業很久的學長回來關心大家，順便請客！大家可以在這時候聊聊以前學長發生的糗事，例如宇盛喝醉痛哭在宿舍區鬼叫、咪咪學長攻擊系主任後落跑等等，我想都是會一屆一屆傳承下去的搞笑事蹟。

為什麼當初會選擇加入系棒呢？除了擁有一顆愛棒球的心之外，棒球不像籃球一樣，你想打就可以隨時找幾個人來打三對三，雖然棒球是臺灣的國球，很多人喜歡，但是真正有在打的人卻很少，所以難得有一群人跟你一樣熱愛打棒球，還有好多經驗豐富的學長，會教大家有系統的練習方法，帮助大家進步，而政大又是少數擁有棒球場的大學之一，因此大家更應該好好珍惜、利用這樣的資源！

看完經典賽之後被中華隊的拼勁感動了嗎？想踩著紅土，跟學長們一起揮灑汗水、熱血嗎？想打打看真男人在打的「硬式棒球」嗎？歡迎加入外交系棒的行列！



外交系男籃

外交二 吳岱軒

在蕭乃仁等主力學長相繼畢業後，外交系男籃進入了完全的重建期，所幸在仍在學的學長張子敬及張道宜豐富經驗的帶領之下，加上新進的學弟，系男籃正穩定的成長中。



目前陣中主力除了子敬以及道宜外，有大三的陳晏梓、大二的隊長副隊長吳岱軒及黃稚西、大一來自澳門校隊的胡梓鈞，以及進步神速的學弟莊傑鈞和謝宇軒。另外，大二身兼多職且為校棒成員的黃仲儀，有時也能在比賽中為後場帶來奧援。



外交系男籃今年在政大男子籃球聯盟的戰績不甚理想，在競爭激烈的A組中，十三場例行賽只拿下了三場勝利。雖然如此，在一場場比賽中都能看出這個年輕陣容的顯著進步。即使沒有晉級季後賽，這支球隊仍然沒有鬆懈，正持續的努力練習當中。

然而，在球經的部份外交系男籃卻是維持著相當的水準。除了驚人加油嗓音已成活招牌的大二黃品嘉、專業錄影絕對不晃的余萱軒以及訂房訂票交給他一定OK的體幹林宜瑾外，大一也加入了出席率超高的洪薇薇，以及霸氣十足的梁文于，大三資深的球經江皖璇也不遑多讓。強大的球經陣容對現階段最需要支持的系男籃來說，無非是一大支柱。

各個球員希望能夠逐漸能夠獨當一面且默契十足，也期待未來新血的加入，讓這支球隊能夠更為茁壯，再創佳績。



外交大事紀

101.05.03	聖文森總理來訪
101.05.08	活路外交與台美關係—外交部北美司司長令狐榮達先生
101.05.19	外交學系系友返校茶會
101.05.25	加拿大青年學術參訪團
101.05.29	中南美洲國家發近況及與我國關係展望—外交部中南美司司長吳進木先生
101.06.02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畢業典禮撥穗儀式
101.06.05	亞太經濟整合動態與我國的 APEC 參與—台灣經濟研究院 APEC 研究中心 邱奕宏博士
101.06.16	李登科教授榮退茶會
101.09.09	「東海和平倡議的區域觀點」座談會
101.09.14	新生總迎
101.10.05 至 101.10.07	新生宿營—復仇者聯盟
101.10.06	公職生涯的人生體驗—程建人大使
101.10.18	才子才女制服日
101.10.22	加拿大青年學術參訪團二次來訪
101.11.01	美國外交政策的幕後 by Mr. Nicholas Kralev
101.11.03	外交休兵與活路外交—歐鴻鍊 大使
101.11.03	政大包種茶節：外交萬國嘉年華（勇奪海報柱裝飾藝術展覽第二名與系所展覽第二名） 政大包種茶節：外交系深度座談—連弘宜助理教授
101.11.05	外交學系聯合導師課「從台灣美食看外交」
101.11.10	審慎與節制：一個外交官看台美關係—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大維博士
101.11.29	俄羅斯外交決策—劉蕭翔先生（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博士）
101.12	外交影展系列活動揭開序幕
101.12.01	文化盃合唱比賽，勇奪最佳精神獎
101.12.08	新的美中台關係—財團法人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蘇起博士
101.12.10	中華民國與美國關係—外交部北美司美國政治事務科科長馬博元
101.12.14	和平倡議與東亞區域安全國際學術研討會
101.12.17	外交系聯合導師課活動—外交人談行銷與跨文化溝通
101.12.17	活路外交在拉丁美洲實施成果—外交部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司司長吳進木

101.12.24	Give Back or Give Away: Taiwan's Foreign Aid Policy—外交部國際合作及經濟事務司高碩泰
101.12.29	外交酒舞會：色彩舞動遇見你 萬眾矚目
102.01.12	領導與統御—醫界與政界之異同—陽明醫學院邱文祥院長
102.01.15	告別「領袖」的世代—胡志強談領導經驗
102.02.20	誰要對氣候變遷負責 by Naomi Oreskes?
102.03	外交部「102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政大代表團成員遴選
102.03.07	涉外事務與談判學程「人際溝通」講座—銘傳大學傳播管理學系教授—呂郁女教授
102.03.21	中印外交實務經驗分享-前臺灣駐印度代表翁文祺 NMUN 代表團出發前往紐約
102.03.26	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安秀貞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圓桌論壇暨 揭牌儀式
102.03.29	NMUN 團員外交系大三郭芳孜、葉家蕙榮獲 outstanding delegate(s) in ECOSOC，亦即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傑出代表
102.04	外交部「2013年國際青年臺灣研習營」活動成員遴選
102.04.02	外交學系導師課活動—從外交到財經—談我的職涯選擇 1.鄧美雲（前天達證券投資顧問公司總經理、外交系系友） 2.陳紹傑（元大寶來證券投資銀行業務部經理、外交系系友）
102.04.02	美國國會助理訪華團
102.04.03	NMUN 代表團光榮返台
102.04.25	外交之夜：一晚·遇 隆重登場
102.05.02	我在國外求學的跨文化經驗 黃瓊萩博士（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102.05.03	外交系烤，連繫系胞感情大成功
102.05.17	2013 外交通訊出刊
102.05.18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第十一屆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